

YIDAIDASHIXIEZONGXIN

一代大师谢宗信

李福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谢宗信大师身在尘中，心超物外；
谦柔恭逊，恬谈清静；性天澄澈，
宠辱不惊，寓道的精神于平常的事情中。

ISBN 7-80123-438-3



9 787801 234384 >

ISBN 7-80123-438-3/B · 116

定价：15.00 元



1998年8月，李瑞环主席与五届中国道协副会长、新当选为顾问的谢宗信道长握手



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视察海南时的合影，右二为谢老



一代大师谢宗信

一代大师

谢宗信



武汉古长春观修复之际谢道长巡视工地时的情景



1997年11月7日，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留影



2000年10月15日，北京白云观举行谢宗信方丈升座仪式



方丈升座后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看望谢老



一代大师
谢宗信

AB173/4³

PDF

一代大师

谢宗信



谢大师方丈升座时，山西介休绵山大罗宫所送之匾



谢宗信方丈在侍者护持下由李宇林副监院迎请入观



闵智亭、谢宗信道长和加拿大道家太极中心道友合影



谢大师和中国道协秘书长袁炳栋、副秘书长陈兆康访问台湾时的合影



一代大师谢宗信

一代大师

谢宗信



江西瑞昌青山太清宫由谢大师引资修建。图为谢大师在太清殿落成庆典上讲话





颐养天年

谢大师为满足信士
的请求，诚心定气挥笔



一代大师谢宗信

一代大师

谢宗信



作者陪同谢大师游长城时的合影



怡然自得



前言

道教是植根于中华沃土上的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我少时慕黄老之道,为探玄索幽,遂出家寻师访道。曾驻学于武汉长春观与北京白云观,有幸寻到一代大师——谢宗信道长,并皈依其门下,承蒙多方教诲,收益匪浅。

大师身在尘中,心超物外。他修身种德,谦柔恭逊,恬淡清静;他慈悲济苦,方便渡人,寓道的精神于平常的事情中。他见人危难,事无大小,即怀慈悲救济之心;见人有过,清浊并包、善恶兼容,即以太上至言感化群伦。他性天澄澈,宠辱不惊,酒色财气无动于心;心境恬淡,生死忧患泰然处之。他全无俗世之烦恼,只有快乐超然的心



一代大师谢宗信

境。他飘逸的神颜、醒世的言行、超然的心境，令世人为之敬仰。宗信大师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多次受海外道教同仁之邀前去传我大道。

笔者身为大师门徒，虽曾跟随大师多年，却仍未了悟大师的心法，实感惭愧。今以拙笔略书一二，愿能使人有所感悟，深化思想，澡雪精神，方不负明书之本意。

愿以此与诸君共勉。



李 福 1971年7月生，湖北天门市人，大学文化。中国道教协会理事，楚天古筝学会会员，亳州市政协委员，安徽涡阳老子故里天静宫住持。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道门暖抚孤冷心 发心玄门向大道	(3)
云游四海悟真谛	(24)
感 应	(32)
言传身教 道化顽徒	(40)
位卑不敢忘忧国	(47)
历史的暗角	(68)
重进山门	(80)
越洋传大道	(84)
重 任	(87)
崇高风范	(92)



重光律法折洗玄教	(94)
润笔着墨勉后生 正心清静养天年	(97)
养生拾遗	(101)

生死存亡、得失宠辱,人生之常
欲求长生,当持善心
饮食有节,营养平衡
忌烟、少酒,适品茶

附 录:

在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 上的讲话 谢宗信	(110)
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122)
——在宗教界学习“十五大”精神座谈	
会上的发言 谢宗信	
论“道法自然” 谢宗信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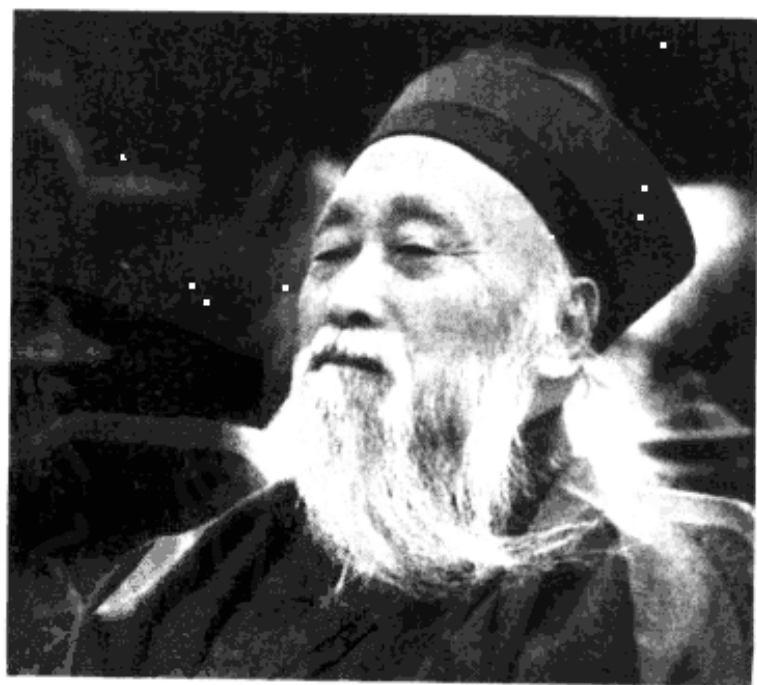


引子

神台前，青灯下。那童颜鹤发的长者，正诚心定气，闭目养神。那严而不怒，慈而不笑的飘逸神颜给人一种物我两忘，超凡脱俗的感觉。

这长者，就是当代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一代大师——谢宗信道长。

谢宗信
大师，原籍
湖北黄陂县
人。生于
1911年（清
宣统三年）
自幼长在武
汉，俗名谢
仁铭。年少
时，皈依玄





门，为全真龙门派第廿三代玄裔弟子，道名宗信。

自1982年起，谢老便是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理事。1989年北京白云观举行道教全真派传戒盛典，受方便戒，成为道教界大师之一。1992年3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常务副会长，驻会主持工作。1995年11月协助傅元天方丈在青城山主持全真道士传戒活动，在律坛八大师中，担任证盟大师。1998年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寄希望于年轻一代道教同仁的大师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2000年10月谢老荣升祖庭北京白云观方丈。现任中国道教协会顾问的谢老，还兼任湖北、安徽两省道教协会的会长。

已90高龄的谢老，虽已两鬓斑白，却依然面色红润，步履稳健；耳聪目明，声清音远。

谢老秉承中华古老道教之传统，开创了当代道教的新格局。谢老博大的胸怀与淡泊名利、济世利人的崇高心境不愧为道教界的典范。他那为实现道教的理想而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既显示了养我浩然正气、积功建德的人世法，又强调了布善施德、广行方便的出世法。他那虚怀若谷、上善若水的胸襟与精神，正是一代大师的真实写照。



道门暖抚孤冷心 发心玄门向大道

192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落叶在瑟瑟的秋风中带着无奈的留恋，悄然飘落。秋雨抽打在行人脸上，带来一丝丝寒气，漆黑中徒增几分凉意。不远处那一声声时隐时现的哭泣声更令人心酸悲怆。

一间低矮的房间里，飘忽不定的昏暗灯光下，正演绎着一个人生命中一段凄凉的故事。一个身着蓝色衣衫，脚穿千层底布鞋，脸上还略带稚气的不满10岁的小男孩正跪在乌木色的床榻旁，一动也不动。团团湿气弥漫在房间里，浓浓的药味充塞着空间。几件简陋的家具还整齐陈列在房子的角落，让人一目了然。木板床上，一位中年男子静静地躺着，面容是那么地慈祥又严肃。看上去他睡得是那么的香。悄悄的他来了，带着对亲人的牵挂，悄悄的他又去了。那困倦的、泪眼朦胧的少年虽有满脸的泪痕、满目的迷茫，但仍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多么漂亮、多么可爱的小男孩，眉宇间充



满无限慧根，人见人爱。“孩子，爸爸愧对你呀！我和你妈虽生下了你，但却无法照养你，撇下你，无法尽做父亲的责任，更谈不上能给你留下什么，以后就要靠自己好好地活下去。不要怕累，不要怕苦，靠自己好好地活下去呀！”这是父亲临终时的遗嘱，也是惟一的亲人留下的、永不消逝的声音。小男孩深情地依偎在渐渐冰冷的父亲遗体上，哭了片刻，擦干泪毅然直起身子站了起来，从他的悲意中更透出一种坚韧意志。

这小男孩便是少年谢仁铭。

谢仁铭在街邻的帮助下，埋葬了父亲的遗骨后，委婉谢绝街邻的挽留，走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遥看苍茫大地、茫茫人海，何处又是自己的归宿？谢仁铭拖着沉重的篮子，一边拾煤渣，一边静静地想着。为了生存，他流落到街头巷尾，天天起早贪黑靠拾煤渣度日。风霜雪雨里，他那单薄的身影四处奔波。时间飞逝，一晃三年。终有一天，饱尝了人间冷暖的谢仁铭，好像是老天爷的垂怜与恩赐，让他遇到了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位长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一天，仁铭在江边码头吃力地拖着满篮子煤渣准备回去。忽然听得一声长嘶，只见一匹枣红色的马驹飞



快地向江边狂奔。所过之处卷起滚滚尘雾，惊心动魄，蔚为壮观。见情形可能是一匹受惊的马驹，如果继续向前狂奔，很有冲进那一江春水里去的危险。而仁铭自己离发生地较远，远水解不了近火，情急之中，他放下篮子大声疾呼道：“喂，谁的马驹，快逮住它。不然会掉进江里。”话语未落，见一白衣少年像离弦的箭一般朝马驹追去。仁铭定睛细瞧那白衣少年，远远望去年纪和自己相仿，但脚上的功夫非常好，在马驹将至江边时，就将狂奔的马驹逮住了。而那惊魂未定的马驹仍在狂蹦乱跳使劲挣扎，少年在它头上轻轻拍了几下，马驹就老实了许多。看少年穿着还挺整洁，身上的对襟小布褂显明他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看他身手好像是练习过武术的，穷人家的孩子没钱，学武术也难，想必这马驹是白衣少年的！仁铭往前走着正独自嘀咕着，抬头间他的眼光正和白衣少年撞在一起，他那瘦而精悍的脸上略显几分的傲气。那白衣少年把马驹缰绳随手系在了江边的小树干上。仁铭细看那一排排的小树干，好像是新栽的杨柳，是长江的防护林。“不行，那仍不本分的马驹这样挣扎会把树折断至死。”仁铭想着。

抬头间，那白衣少年正得意地笑着，让人瞧见就觉得别扭，仁铭见后更加生气，冲上去向白衣少年喝道：



“瞧你模样，像个痞子！放着马驹在路上横冲直闯，神气什么，这树是让你用来系牲口的吗？”白衣少年正独自乐着呢，被仁铭这么一喝，就像迎头浇了一身冷水，心里一凉。为了救小马驹，自己已是尽全力了，而且追跑得满身大汗，不但没听见一句赞许、感谢的话，反落此训斥。细看又是一个年纪同自己相仿的小伙伴，心里更不是滋味。白衣少年睁着一双大眼直瞪着仁铭牢骚满腹：“喂，你是干嘛的，关你什么事？我为这畜生，累得汗流浹背，不但没听见一句好话，还反遭你训斥，好心没好报。”

“既然你是好心人做好事，救了小马驹一命，可那树也是有生命的！”仁铭对那少年说。

“什么有生命、没生命，别人都是用树来系牲口，你管得着吗？”白衣少年气鼓鼓地瞪着仁铭两手叉在腰间，那气势好像要和仁铭一比高低。

就在仁铭与白衣少年面红耳赤、口沫四溅，争执得不可开交之际，飘然走过来一位面色红润、满头银发、仙风道骨的长者。这长者冲着仁铭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对白衣少年说：“徒儿，这小哥说得对，那牲口是生灵，那树也是有生命的啊！我们惜生护生，好像不包括植物，这是不正确的。一切众生都是有生命的！再者，我



们做好事、做善事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出自内心、本能的真诚帮助他人。我们应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留痕迹，不图回报，这才是上善的表现。”

仁铭见那长者很和蔼，虽然后面的话他不是很明了，但前面的话语已说到他自己心坎上去了，深感佩服，突然间一下增加了亲近感。那长者见仁铭小小年纪，居然能有这么高的悟性，懂得这么深的道理，不由得在心里有几分喜欢。见他满脸的灰尘，衣衫破旧，样子也很滑稽，甚是称奇，便向仁铭问了不少的问题。

长者知道仁铭的身世后，油然而生一种怜悯同情之心。当得知仁铭是为了他爸爸所留下的遗言“靠自己活下去”，而主观臆断，流落街头时，长者向他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当时仁铭只是似懂非懂，但他觉得长者对自己所说的都是善意的好话，自己应该听一听。特别是长者提出仁铭这个年纪正是求学的年龄时，仁铭也觉得从小应该学点知识，长大了才能有所作为，而且这时他也渴望上学了。有时，即便是走在深深的梦里，也想求学呢！遗憾的只是条件不允许。当可亲的长者提出介绍他到一家布店当学徒，学知识时，仁铭甬提多高兴了。他深深地向可亲可敬的长者鞠了一躬。

进入布店，小仁铭结束了那饥一餐、饱一顿的日



子,生活有了初步的保障,也渐渐地找到了家的感觉。同时他也学了不少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在苦难的山上有幸采撷到了幸运草。

头转星移,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三年了,16岁的仁铭已经成为一个高大结实、风流倜傥、才华出众的小伙子。慢慢地他也变得更加成熟了,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然而当时社会黑暗、世态炎凉、民不聊生。年轻的谢仁铭虽有自己的想法,前途对他而言仍旧迷茫,只得在无奈中彷徨。特别是每逢节日,店中其他学徒或被家人接回,或到亲友处团聚时,他却举目无亲,独自愁思。时不时地,他也想起那位送自己进店当学徒的仙风道骨的长者“亲人”。可长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他一概不知。后来,慢慢地,他才从店中掌柜那儿得知,送他来的那位长者是一位道长,掌柜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还听说武昌大东门有一个道观叫“长春观”。

“对,何不到长春观去看一看。”仁铭想。

当时的武汉不比今天的交通便利,从汉口到武昌往来最少约需半天时间。仁铭从汉口出发,爬山、涉水,历尽艰辛,行程半天才至武昌长春观。坐落在双峰山南麓的长春观真是一片清静,一片难得的净土。当仁铭走



进山门时
倍感格外
的舒畅与
新奇，里
面的殿堂
错落有
致，依山
势而建，



武汉长春观

里面古柏挺拔，直插苍穹。古珊瑚朴高大参天，根如龙爪；桂花飘香令人神怡，一切都似曾相识。仁铭先拜“太上”，然后顺石阶而上，找寻他心中的“亲人”。然而，寻遍长春观内却不见“亲人”的身影。问往来的道长们，都说长春观不曾有他所描述的道长来常住过，还告知离武汉很近的木兰山上有道观。仁铭从长春观三皇殿拖着沉重的身子一步一步慢慢顺着石壁而下，他觉得身上好像一块巨石压着他，重似千斤，喘不过气来，脚下更是不听使唤。行至会仙桥，仁铭眼前一亮。对啊！这不是会仙桥吗？曾经听人说起，若在会仙桥上许下宏愿，祈以神仙相见，心诚则灵，则能与神仙在桥上相会。仁铭双手抱拳，对着苍天默默祈祷，希望有所感应。

静静地，只听得见大殿里发出的清远聲音，神仙耳



边无语,更不要说神仙的影子,仁铭直怨平时没烧香。行至“地步天机”处,仁铭突发奇想,道长已是半仙之体,我不能与之相见,也许是天机。但仁铭仍不甘心,非要上木兰山去看一看,“亲人”是否就是木兰山上的道长。

经过一个个难眠的晚上反反复复的思量,谢仁铭决定到木兰山上去朝拜,去寻访“亲人”。

1927年深秋的一天,一少年肩披马夹,登临木兰山的石阶上,虽一路风尘,但疲倦中隐隐透射出无限的精明与期待。健壮的体魄中隐含着旺盛的精力。他皱起的眉宇间仿佛又流露出他内心深处不愿言讲的烦闷与



仙山武当



忧愁。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说他是香客，不像，他身上没有背香袋和供品；说他是游人，更不像，他没有观光游览的情致，匆匆而过，一路小跑。

这少年正是因思念“亲人”而对木兰山向往已久的谢仁铭。

木兰山，距武汉约 70 公里，黄陂城北，是大别山南麓一座海拔近 600 余米高的山峰。占地面积 30 平方公里，邻水库，带瀑水，瞰长江。

远眺木兰山，它像一尊威武啸天的雄狮，因而称之为青狮岭，近侧看又像一头蹄奔的牛头，故而又称牛头山。明万历 37 年（1609 年），为纪念流芳千古的巾帼英雄木兰将军而更名为木兰山。

木兰山，是我国历代道教活动较多的地方，从隋唐至明代先后建有七宫八观三十六殿。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山上的宫观殿堂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仁铭沿木兰山拾阶而上，首先进入的是一天门。再往前行登上三百余级石阶，可通南天门，又与木兰寨相连。这木兰寨周围长 10 华里，高 3 米，建于海拔 400 多米高的山腰，迄今已 500 余年的历史。但仍依稀可见那恢宏的气势、威严的古貌。继续朝上，便步入了二天门，



那引人注目的木庐干砌，不用沙浆料，只用石块干垒。大小间压，层叠相对，彼此牵制，便结为整体。而山上整个庙宇、亭台楼阁都是采用木兰山的青岗石干砌而成。多少世纪，历尽沧桑，虽残而不垮，端正耸立。汗流浹背的少年仁铭看着这一切，也为之惊叹，更为他们虽历尽沧桑，仍端正耸立而折服、敬仰。此情此景更增添了他那寻访“亲人”的决心与毅力。

越过二天门，顺山势而上，便是“唐木兰将军坊”，上镌“忠孝勇节”四字。它的正反两面还雕刻有精细的二龙戏珠，进入坊内便是木兰殿。殿中供奉的是传颂千古的巾帼英雄木兰将军。据有关史书记载，木兰将军乃黄陂人，姓朱，她从小生得魁伟，貌似男孩，爱好武艺，又好打抱不平。后拜木兰山上的铁冠道人、靖松道人为师，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还特别会使花枪，故后人称她花木兰。木兰不负师望，后代父从军，疆场杀敌，屡建奇功，千古传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宗承于黄帝，起源于老子，成教于张陵。她的神仙体系庞大而复杂，吸取了一些民间的诸神，有功德成神一说，也就是说只要你为老百姓作出过卓越贡献，人民尊崇你，就把你敬奉为神。木兰将军为民族英雄，老百姓敬奉她，故而尊为神



而供奉。少年仁铭对木兰将军凝视良久，沉思片刻，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然后许下宏愿，深深地鞠了一躬。

前面是报恩殿，寓意报恩，礼尚德行。目的是教人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仁铭在报恩殿内若有所思，磕了三个头，还祈求神灵助他早日寻到“亲人”，或是若他自己寻访不到“亲人”，祈求神灵也保佑他“亲人”福寿康宁，早日能与之相见。

仁铭继续拾级而上，石台阶虽说不上很高，可两腿就是不听使唤了。上面就是陡峭的三天门，再上去便是木兰山的最高处——金顶。“就快到了，也许‘亲人’就在上面呢！”仁铭天真地想着。这促进了他毅力的发挥，他歇了歇脚，揉了揉腿，一鼓作气，登上了高高的金顶。站在高高的绝顶上，举目四望，那碧绿清澈、逶迤几十里的夏家寺水库，远眺群峰林立、绿林一片，呈现着生气盎然的奇景。西面是一泻千里的瀑水河，北面是香烟缭绕的祈嗣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仁铭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色，仍苦苦寻觅他期盼的“亲人”。“亲人啊，亲人，你在哪里。”他心里轻声地呼唤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只能寄托在与金顶遥遥相映的祈嗣顶。

仁铭下了金顶，跨过凉亭，在暮色中上了古木参天、藤蔓披拂、怪石耸起的祈嗣顶。然香客早已散尽，



山门紧闭，殿前香炉里的供香在夜色中忽明忽暗，好像在诉说祈嗣顶风风雨雨的沧桑故事。一阵婉转起伏、缥缈的诵经声从里面传来，还伴着悠扬的玄乐，使人疑是人间仙境。而那玄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在这仙乐飘飘中，什么疲倦、忧愁、个人得失、宠辱都得以超脱。凡俗没了，自己的身心在净化与升华中，倒觉得飘若仙骨，神游在仙山琼阁中。然仁铭深知自己这次来的目的，恨不能长时间地陶醉在仙境中。敲敲门，没有人应，道长们都到大殿内诵经去了！

偌大的道院前漆黑神秘、阴森可怖，不时有风声鹤唳，树影摇曳，更让人毛骨悚然。已冻得瑟瑟发抖的仁铭，刚才还置身仙境的幻觉一点儿也没有了，他赶紧走到山门前找了一个背风处蜷缩了起来。他感觉到非常饥饿、疲乏，更需要温暖！不知过了多久，他竟倚在墙角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是啊，他应该休息一下了。从早到晚，徒步几十公里，还翻越这么高的山，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更不用说十几岁的同龄人了。

睡梦中，仁铭觉得有人抱着自己，正吃力地朝山门内走着，自己身上还披上了一件衣服，倍感十分的温暖。仁铭竭力想睁开他那困倦、朦胧的眼睛。“哇，多么熟悉、多么慈善的面孔，这不会是在做梦吧！”仁铭揉揉



自己的眼睛，掐掐手指。“不是，这不是在做梦，这是真的！”仁铭兴奋起来，激动地一下子从抱他的人的怀里跳下来，跪在了“亲人”的面前，两眼噙着泪：“师傅，师傅！”他深情地呼唤着。

“你……小施主，你怎么啦？”道长一边诧异地问，一边去扶他。“师傅，您不认识我了吗？”道长摇摇头疑惑地看着他。“我就是三年前，您曾介绍我到布店做学徒，曾拾过煤渣的谢仁铭啊！”“仁铭，……”道长摸摸花白的胡须，开启着记忆的闸门。或许是道长经历过类似的事太多了，一时想不起来。半晌，道长才依稀想起。“啊！是仁铭，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都成小伙子了，不认识了哟。刚才我们采完药草回来，见你独自蜷缩在墙角，怕你着凉，再说夜深了，想把你叫醒到里屋去休息。哪知你睡得很香，叫不醒，便想把你抱到我房子里去睡。”道长轻轻地说着，用手抚着仁铭的头。“理清师弟，水烧好了，饭也做好了，带小施主进来洗洗澡，烫烫脚，再吃饭吧！”后屋有人在喊。“咳，来了！”道长拉着仁铭走进后屋。后屋里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道长和几位道童。他们见仁铭走进赶忙让座、端水。言谈中，得知“亲人”为李理清道长，年长一些的为李理清的师兄李理新道长，其他的皆为他们的弟子。当时祈嗣顶的当家



师傅便是李理新。两位道长问寒问暖、问饥问饱，虽言语朴实，但却给失去亲情多年的仁铭深感道门的温暖，他好像又回到了儿时的家。这一夜，仁铭睡得特别的香，嘴角还不时露出笑意。

好长一段日子里，仁铭一次又一次去朝山，去看望“亲人”李道长。那时不比今天，交通工具有汽车，瞬间即至，既快又舒服。每次往返仁铭全凭两条腿，有时鞋烂了，就光着脚丫子走。有时脚破了，却全然不知，这些都凭着他坚韧的毅力与执著的精神。他觉得自己与木兰山有缘，每次朝山归去总是恋恋不舍。木兰山的道长们对他很好，尤其祈嗣顶的几位道长对他格外爱抚，每次上山吃住，都是李理清道长亲自动手安排，问长问短，还经常教导自己怎样做人，就像自己的父亲。每次往返木兰山他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什么茶叶、水果、糕点，应有尽有。道门的温暖安抚着仁铭孤冷的心，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抛弃世俗的生活，终身为道，到木兰山祈嗣顶出家，经历那特殊的人生，做那超脱凡俗的修行人。

起初，两位老道长没有答应仁铭的企求，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只要信道在社会上也是一样的修，并非一定要出家修行。



俗话说：道不离俗，信道在于信道的精神与道的思想，并非为信道出家的形式。然而，仁铭诚心向道的决心与执著的追求深深感动了祈嗣顶的几位道长。

精诚所至，终有一天，祈嗣顶的当家师李理新道长向仁铭打开了方便之门：“仁铭，我们答应收你了，看在你确实与我玄门有缘有份，今后就为护道宏道，尽一份力吧！你今天下得山去，明天一早带上行李上山来吧！”听完这激动人心的话语，仁铭甬提多高兴，像小孩一样，跳起来欢呼着。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天仁铭特别精神也分外激动。自己梦寐已求的事终于实现了，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上善若水，超凡脱俗的出家之人了。别过几位道长，仁铭飞快地下了山。

路过黄陂县城，见卖狗皮膏药的郎中，仁铭忽然想到了什么，脚步无意中放慢了。

店中的掌柜他老母亲病了，仁铭临上木兰山之前，掌柜的再三嘱托过让他办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托仁铭上木兰山后，到药王殿去替病中的老母亲烧几柱香，祈求药王孙思邈保佑他老母亲早日康复。另一件事就是希望仁铭回汉口时，在药王殿求点道长们所施的灵丹妙药，给其母吞服，助其祛疾延年。

这可怎么办？下山这么远了，重新上山？跟掌柜的



说已替他老母亲烧过香了？木兰山药王殿里没有施药了？这一回，可真犯愁了。天色不早了，明晨还要赶过来。不，得重返木兰山！做人得守信用，实事求是，再者更不能亵渎神明。仁铭三思后，拿定主意，又返回了木兰山，进了药王殿。点燃了三柱香后，仁铭很虔诚地跪在药王座前，为掌柜的母亲祈祷起来，然后磕了三个头。随之又拜过药王殿的道长，向其诉说了掌柜老母亲的病因、病况，求了点草药舒心地下山了。到达汉口，天已黑了，仁铭把所求之药给了掌柜，并向其言明了自己的志向。掌柜的觉得仁铭懂事了，也该到另一天地去学习、锻炼，也没说什么挽留的话。最后仁铭谢别掌柜及店中的伙计后，也没休息一会儿，就披星戴月朝木兰山匆匆兼程。

好事多磨，就在仁铭千辛万苦拖着疲惫的两腿赶至木兰山脚下时，却下起了蒙蒙的细雨。这下可苦了仁铭！那山路不比平地，经雨一淋，非常的滑。要不，在山脚下人家住上一宿，等明天天晴了再上去！可仁铭就是太执著，他觉得自己答应过李道长明晨一定要赶到的，否则就失信了。他咬紧牙关，背着行李艰难地朝山上走着。起初，仁铭只是觉得两腿发软，两眼发困，有那种醉眼朦胧的感觉。可后来在山坡泥路走三步跌一步的，倒



精神起来了。两眼虽不倦了，可两腿还是发酸，刚才还是很冰凉的脸现在也开始发热了。他索性拖着行李连走带爬，终于在天亮之际赶上了祈嗣顶。而这时的仁铭简直就成了一个泥人，不用说别人，就连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是谁了。

山门刚开，仁铭背着行李就向里走。

“喂，站住，施主请把身上的泥抖一抖再进殿堂吧！”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侧面传来。仁铭甚是激动，是当家师李理新道长的声音。他急忙转过身来，向李道长走去。可今天的李道长怎么和以前判若两人，平时见面都是李道长热情的主动打招呼，可今天？仁铭有些犯疑了。

“李道长，我是仁铭呀！”“仁铭，是你……”李道长半天愣在那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全身都是泥，只留鼻孔和眼，都看不出是你。下这大的雨，山路还这么滑，这么早就上来了。天气不好，改日再来也可以嘛！”李道长关切地说着，可仁铭呢只是说了一句：“我答应了您今天一大早就带着行李上山的呀！”李道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1927年深秋的一个黄道吉日，祈嗣顶，谢仁铭跪在神台前，发心正式出家学道，师承李理清道长，成为



全真龙门派第廿三代玄裔弟子，道名谢宗信。

谢仁铭原本天资聪颖，睿智超凡，出家向道后更显清逸脱俗，气度恢弘。在恩师李理清道长的教导下，在他自己的勤奋、努力下，很快学会了念经拜忏、早晚功课、内家功炼养。但是，修道之人，特别是一个道高德厚，胸怀大志，具有深厚道学素养，有所作为的道士，仅此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充实、完善。在新的环境里、新的生活中，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宗信做到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境界。道观里的生活氛围还算清静祥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的事再次降临在宗信身上，恩师李理清道长在他入道的第二年便脱尘仙举了，这无疑对宗信是一个打击。就在恩师游丝飘忽弥留之际，他让宗信和师伯李理新道长来到他的丹房里，拉着他俩的手吃力地说：“万物都有气数，生死本自然，你们不要悲伤。宗信，既然出家了，修道之人要谨奉‘慈悲济苦、方便渡人’的宗旨，要学会做人，做有益社会的好人。我师兄——你之师伯精通医卜星相、内家功炼养，尤在岐黄之道上研究颇深，祈我师兄多传授予你，你应当勤奋上进，方不负当日的发心修道之苦心。”

恩师仙逝后，宗信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悲痛中，命运总是捉弄他，爱神总是远离他。他觉得师父的仙逝，不



论是对自己,对木兰山还是整个道教,都是一大损失。数天后,宗信和众师兄、道友们虔诚地为师父做了几天的道场,希望大慈大悲的恩师捷登仙境。

失去了师父的宗信,化悲痛为力量,立志秉承师父的遗言,刻苦学习。师伯治学更是严谨,直接督导他的道业修持,练功时更是寸步不离。师伯授徒的方式与师父有所不同,他没有将弟子整天拴在自己面前,也不规定弟子每天必须背诵多少经文,而是布置好几天的内容,让其弟子边熟记边悟解。这样每隔数天再将弟子召到座下询问学习情况,并抽查一些内容,视进展布置今后要学的内容。修炼中若有不解之处,宗信即请师伯释疑解惑,师伯总会耐心地讲解、细微地剖析,直到他真正地明了为止。

这段时间里,宗信觉得自己书读得虽然多,但许多涉及的内容都不合自己的心性,而只有医道、岐黄之术、内家功炼养既是济世活人的方法,也是修炼养生的门径。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师伯谈了谈。师伯不以为然,他认为道行深的出家人,必须经纶满腹,要像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但是他也理解宗信的选择,故而先让他悉心专攻医道。首先,师伯让他先涉外科,并指导他看许多专科方面的道书经典。每当有患者来求医寻药时,师伯



必将他召至面前观摩、实践，以广博见识。在师伯的苦心培养下，他医道日进，超出凡人。宗信 18 岁时，中医外科的针灸、推拿、手术之类已较为精通了。师伯李理新道长遂指导他将时间、精力都转移到钻研内科方面来。学医、内养、修持之余，师伯还带他穿山越岭、攀崖、越涧，辨别采摘草药。有时也带他到熟悉的药店中坐坐，鉴别一下已炮制好的中药。

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宗信在木兰山祈嗣顶苦心修道，一晃就是两年了。两年来，在师伯的细心调教下，他各方面进步很快。尤在中医方面既掌握了熟练的医疗技术，也读懂了许多的医学典籍。

“医道同源”，历史上许多的道士也是名医，这也是同道教济世活人的思想分不开的。他研究这些名医名道留下的经典，既学习他们医学上高深的技能，更用他们修道济世的道医思想陶冶自己的精神境界。当感知宗信有能力独立应诊时，若有人来求医问药，师伯均推荐他出面，让他临床实习，锻炼自己。而这时师伯便在不起眼的地方坐着，静静地听，细细地看。有什么不到之处，师伯总是向他耐心细致地讲解、剖析。

师伯看到宗信医道进展很快，在当地也已有了较好的声望，心中甚是欣慰。一天，师伯将宗信叫到院中，



指着花芯中的小蜜蜂，深切地说：“小蜜蜂之所以能酿出蜜来，是它辛勤采吸了百花之精华。而人呢？也是一样！只有辛勤地耕耘，广闻博见才能有幸福的生活，才能对众生有所作为！”末了，师伯问他是否有意走出去，到各地去“云游参访”，以磨炼自己，以博众家之长。宗信一听当然高兴，年轻人谁都希望到社会上去闯一闯，去感受那繁华的都市，炊烟缭绕的村庄，因为那是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但转念一想，师伯毕竟年纪大了，也该需要他早晚侍奉了。迟疑片刻，宗信吞吞吐吐地说：“师伯你年纪大了……我……我不想出去了。”其实他的心思，师伯早已觉察到了，便拍拍他的肩，笑着说：“你不必为我担忧了，我现在身体还硬朗，再说，还有其他师兄弟在，你就放心地去吧！在外不宜呆得太长，出去云游一年半载即要回来，道观今后还要靠你发展，有许多事还要等你去做。在外遇事要冷静、沉着，所学内家功炼养是防身健体的，切莫逞强。真人不露相，切记！”

于是，他与师伯相约少则一年，多则两载即回木兰山。拜别师伯、师兄道友，带上行李，仁铭躊躇满志地下了山。



云游四海悟真谛

登上南下上海的客轮，望着滚滚长江上搏浪嬉戏的江鸥，宗信的心里格外舒畅。凭栏四望，祖国的山水如此多娇！“嘟……嘟……”一声声狂鸣乱啸的汽笛声惊扰了宗信的遐想，也无情地吞噬了他对美好世界的憧憬。浑浊的江面上正迎面驶来挂着外国国旗的兵舰，横冲直撞，而我们自己的客轮与渔家的舢板远远地避开那来势凶猛的庞然大物，在近岸的水域随波逐浪。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萦绕在心头，一下子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脸色一变，那份悲哀，那份憎恨，全部在这一瞬间。虽然，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乘轮远行看到这情形。但他以一个道教青年敏锐的目光，洞察到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弱了。但是，自己是一个发心出家的道士，凭自己的力量，以一个出家人的心境胸怀，又能怎么样！他只能仰天长叹。

宗信在上海登陆，然后到浙江去朝南海，再登天台



山去参访朝拜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



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县北，地势高阔奇伟，西南接括苍、雁荡，西北连着四明、金华，为道教第六洞天。因九皇降迹于天台，又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又因“仙踪十友”、“南踪五祖”或留迹或授道于天台。故文人羽士，皆慕名前来，因而道徒云集，教旨恢宏。这对胸怀大志、如饥似渴的宗信来说，早已为之神往。



上得山来,果真气势非凡。奇峰耸峙,溪流淙淙,群峰起伏连绵,蜿蜒东海之滨,纵横重叠,气势恢宏,时而云雾缥缈,忽又气象万千。

山上的道友们个个精神饱满,满腹奇才。他们都通晓天文、地理、岐黄、医道、道家内功炼养。道友中精通医理的,施诊施药,治病救人。有的涵合南北两宗的道家内养功而传人要旨。有的为人指点迷津、广传大道。宗信被他们一一吸引,他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吸取他们的长处。他静心常住下来,虚心向道友学习。每天起早贪黑,熟读《药总决》、《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百家言方技杂事》与《金匱药方》等医学典籍,又谨记《悟真篇》、《指玄篇》、《修真秘旨》、《修生养气诀》等丹经,并经感悟深得其奥义。

平时,他也去悉心静听伍至渊大师所倡导的道家内养功法。伍大师所倡功法,以清静无为、返本归原为主导,涵合南北两宗要旨、富有独创精神。因而宗信把大师的功法也吸收过来,与自己平时所学的融合、渗透在一起。

有时,他自己也在山上施诊施药。学于斯人,还施于诸人。这样一晃又是几个月,其间治愈了无数的病人,不乏疑难杂症。一时被当地人称道,杏林春满被誉



为“神医仙道”。

后来，宗信又应信徒邀请前往宁波镇海渊德观。在镇海的日子里，他利用施诊施药的机会，结识了许多善男信女。这段时间里，与人接触交往之中对中国的社会国情有了较深的了解和认识。在感伤的同时他也庆幸这次云游参访的收益。无论哪一方面都使自己大长见识，在医道和修持上亦都进展神速。江南的大好河山、沿途的风土人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开阔了他的视野，促进了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转眼一年了，宗信还清楚地记得临行前师伯的嘱咐，对亲人的思念日渐深切。他辞别了浙江道众和信徒，匆匆登上了返回武汉的客轮。看着一泻千里的滚滚长江水，他已少了下山云游之初的那份低沉不快，仿佛已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一阵江风吹来，让人倍感几分的寒意。昏暗的船舱内，似有孩童啼哭的声音，凄凉悲伤。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一阵痛楚涌上心头。因为这声音恰似自己幼时失去母爱时的悲泣声。宗信一边紧紧自己的衣服，一边循声而觅。在阴暗的船舱角落，一中年男子抱着一个约摸5岁的孩童独自坐着。旁边铺着床单的甲板上静静地躺



着一个长发的女人，脸上盖着一小块白薄布，看不清是什么模样。小男孩的声音有些嘶哑，似乎已哭了好长时间。中年男子神色恍惚，痴痴地望着水面，就像是蜡像馆里的一尊蜡像人。看穿着，不算穷，酷似一个小商人。

“小朋友，怎么啦！哭什么？”宗信低下头去抚摸小男孩并关切地问着。

小男孩吃了一惊，瞟了一眼宗信，脑袋赶紧缩了回去，贴在了他父亲宽实的胸上。

“哦，别怕，小朋友！”宗信想到了自己的身份、穿着打扮。可能是小孩从没见过满发大领、海青白袜的道士，有点害怕。无奈，他只得和那没有反应的中年男子搭讪了。“施主，有什么山野之人能帮助的事吗？”中年男子先是一惊，回头看看宗信后又是一愣，有气无力地答道：“道长，没……没什么要帮助的。”“对了，道长，你会做超度吗？”中年男子振了振精神，像服了兴奋剂似的声音放大了些。“超度，超度谁呀？”宗信诧异地问。“我的妻子！”说完中年男子指了指身边躺着的女人。“她死了？”“对，死了数天了。”

询问间宗信了解到：他们三口之家原籍是四川，在上海做生意。生活还算幸福，可是夫妻之间为了一点小



事吵了起来，耐不住性子的中年男子便打了他妻子一巴掌。妻子感到很委屈，一时回转不过来，一怒之下，就活活气死了，他这次逆水而上是准备把妻子运回老家安葬的。

“是我对不起她，我一定要好好地厚葬她，为她超度。”中年男子哭丧着脸，又跪在宗信面前，央求着：“道长，求求你，你一定要为我妻超度。”“超度？我从不超度，我只济世活人。”宗信忿忿地对中年男子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着的时候不好好珍惜，死了再来超度，能感动上天吗？”宗信又缓和一下语气接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要互敬互爱、相互包容、相互谅解，遇事都要冷静，不生气，不发怒，求同存异。”男子静静地听着，深深地点点头。

又一阵风袭来，卷起了盖在长发女人脸上的白薄布，女人大半边脸露了出来。中年男子赶紧去用手扯布角，欲重新盖上。“慢，等一等！”宗信突然喊道，他仔细地望了望女人的脸，好似在她脸上发现了什么。借着昏暗的灯光，女人的脸并不显得十分苍白。一刹那间，凭着多年行医布道经验，宗信一双敏锐的眼睛捕捉到了：这个女人好像还没有死！他赶紧用手去触女人的手。虽然没有一点热感，但并不僵硬。宗信又沉着地卷起女人



的衣袖为她切脉。良久，他才平静地说：“她还没有死，还有救！”“什么，没有死？”中年男子像触电似地竖直自己的耳朵，疑是自己听错了。“对，她是假死。”“都好几天了，这怎么可能呢？”中年男子喃喃自语，好似天方夜谭。“快，去倒一杯热开水来，准备救人！”宗信推了一下中年男子。“好，这就去！”中年男子应声而去。

船舱里一阵骚动，原本避他们远远的旅客，一下子围了过来，多数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或许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凑近一些，瞧瞧！

宗信掏出随身带的针包，麻利地做好了准备，动作是那么地熟练。也许是多年的职业，都习惯了，显得那么的自然。人中、内关、合谷、涌泉……十几根银针一根根都准确地刺进了穴位。留针、候气、行针，一切都是那么地沉着、运用自如。最后宗信把女人后脚跟的踵经用力猛地一掐拿。女人哼了一声，身子微微动弹一下。噢，神了！真不可思议！简直是华佗再世。都过去几天了，已经快成为入土之人了，道长居然能把她从阎王面前救回来！道长莫不是已得道的仙长，有起死回生之术？围观者窃窃私语，惟恐惊扰道长的救治工作。“快把热水端过来。”宗信沉住气一边取针一边说。一杯热水下去，女人慢慢地睁开眼睛，无力地看看周围挤着的人群，诧



异片刻才轻轻地说：“我这在哪儿，怎么这么多人？”“别说了，也别动，以后再谈吧！”中年男子情绪有点激昂，嘴角抽动着，一下子把女人的手紧紧地握住。

“妈妈，妈妈！”小男孩更是高兴，跳起来扑进妈妈的怀里，紧紧地依偎着，重新得到母亲的他呜呜地哭着。宗信看着一家人又高兴地团聚了，他欣慰地笑了。

“唉，只顾自己高兴，竟把道长给忘了，还不赶紧谢谢道长的救命之恩。”中年男子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来，“嘿，道长呢？”“刚才还在呢？”“道长！道长！”

也不知什么时候宗信悄然离去……



感 应

1932年年初，刚满21岁的宗信云游参访刚回木兰山祈嗣顶，就经师伯李理新道长推荐，道众的一致拥戴，被推选为木兰山祈嗣顶的当家。宗信再三推辞，然民心所向，好意难却，宗信只好担负起主持祈嗣顶全面工作的重担。

当时的木兰山祈嗣顶已有道人20多位，都是和他很亲近的师兄弟、道友。在他们的眼里，宗信不但气宇轩昂，而且文才武略、医道、岐黄之术等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而且还像兄长一样处处关心、照顾他们。在众人眼里，他是兄长、师友，只要有什么事吩咐下去，下面的师兄道友们唯唯是从。即便这样，宗信也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当家师，不但要以德才服人，还要以清规戒律来约束、规范道众的言行，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修持，更好地把道观管理好、建设好。

老一辈的道长们管理庙观，是整天走到哪看到哪，



不顺眼的就说上几句,说完了就过去了,时间长了也就忘记了。这样的管理随意性太强,而且使道众更加散漫。要是没有好的管理制度,你无论怎么管理都管不好,时间长了,不仅自己累,可能理想的效果不但收不到,还会人为地造成自己与道众间的隔膜,伤害感情。宗信慢慢地思索着,很快就形成了思路。他将参访云游时所学的其它道观管理经验,结合自身庙观的客观实际情况,归纳、总结出了符合木兰山祈嗣顶的管理办法。制成《清规榜》张贴,让道众都能看到。这样一来,既免去了人事关系中不必要的批评指责,也更有利于观中的道众支持自己的工作,培养了道众自我约束、自我修持的习惯。后来,事实证明,此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它使庙风纯正,管理有条不紊。

木兰山祈嗣顶因年久失修,有的殿堂需要重建。宗信深感责任重大,三思后,决定重修祈嗣顶。经过多方面的筹资加上庙内原有的资金,修几座殿堂的钱是够了。安排好庙务,他虚心请教了建筑单位的有关专家后,带上几个师兄弟上路采料去了。

历尽艰难,半个月后,料排满载着其它建材缓缓地驶进了碧波荡漾的潏水河。哗哗的潏水河畔奏着勤劳善良的百姓们如歌的岁月,他们世代栖居在这里,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世外桃源般美好的生活。随着潺潺的山泉溪水奔流汇入这滟滟的潏水，木兰山那蜿蜒跌宕起伏的山势，峰峦烟霞云雾缭绕的佳境渐入眼帘，使人心荡神迷。看不尽灵山秀色，听不完牧民新歌，渔舟唱晚。劳累了数天的木兰山祈嗣顶弟子们觉天色已渐晚，索性想安歇一晚，养精蓄锐，明晨再搬料上山。料排缓缓地向沙滩上的小渔舍靠拢，在宗信的指引下，众师兄们用绳子捆上一把钢筋，当作锚抛向岸边，稳住料排。小渔舍的人围在一方桌边借着微弱的油灯，正忘形地玩着纸牌，连宗信走近他们身边也全然不知。“众施主，打扰了，行个方便可以吗？”宗信上前向他们施了一礼，也不知谁是主人，扫视着屋子里的每个人小声招呼着。“去，去，去，没事找事，离远点，真扫兴！”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头也不回，顾不上看身后一眼，就瞎嘟嘟。或许是玩牌输了钱，正没地方出气呢！“施主，真对不起，扰你们的雅兴了，我们是木兰山的道士，想在贵处借宿一晚”。宗信双手抱拳，不管他们回不回头，仍深深地鞠了一躬。“木兰山的道士!？”年龄稍大一点、披着粗布灰色外套的中年男子转过头来。“啊！还真是木兰山的小师傅们，久等了。失礼！失礼！”这中年男子急忙起身也礼节性地双手抱拳还了一礼，亲切地说：“诸位师



傅们快都进屋来，请坐！”寒暄片刻，屋子里的热闹氛围越来越浓，也越来越活跃，使人感觉不到道俗有别，就像是久别的亲人重逢一样亲近、激动。原来，潏水河两岸的村民们大部分以捕鱼为业，每天都要与河水打交道，不论寒暑。他们长时间地浸泡在水里，长年累月，以致很多人都患有风湿病。每逢阴天下雨，天气凉冷，就会疼痛难忍。患有内风湿的稍有不慎便会瘫痪，重者以致精神失常。后来，他们从朝拜过木兰山的信士口中得知，木兰山道院内施药，而且能治愈他们身上所患之顽疾，尤其是祈嗣顶道院内所赐之药更可谓“灵丹妙药”，一吃便好，有着奇特的神效。潏水河两岸的村民闻听后都竞相奔走相告，一时间黄陂县纸贵，木兰山药少。期间，披着粗布外衣的中年男子也曾前往木兰山祈嗣顶求药。还有幸遇老当家李理新道长亲临施诊、施药，现在他的病痊愈了，而且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木兰山的师傅们他们不会忘记！

道长们难得下山，今日有缘能在自己家里相遇欢叙，中年男子觉得三生有幸，有心盛情款待木兰山祈嗣顶的众弟子们。无奈宗信言明自己带有干粮，再三推辞，中年男子只好作罢。为了让宗信众师兄弟们睡个安稳觉，中年男子带上自己的牌友，把整个渔舍让给了他



们。

吃过自己带的干粮，宗信他们想到明天还要早早地搬运修庙的建材上山，而且也觉得太累了，也该轻松轻松了，躺下不久便酣然入睡了。谁知夜里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如注。好似要洗涮满山的灰尘，迎接宗信道长的返驾。从睡梦中惊醒的宗信他们见此景无心再睡，起身出去，迎着风雨，把料排查看了一下，往浅滩拉了拉，便进渔舍了。少许又出去看看水情，把料排又向河心推了推，以免搁浅。

君不知，一涨一退，山河水。这山河水呀，就是易涨易退，反复无常。这样拉上、推下，本来疲乏的宗信他们怎经得住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他们实在是太累、太困了！看看天色，也快亮了，估计也不会有大雨了。精疲力尽的他们又倒在了铺盖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时的天显得更加漆黑，狂风怒号，大雨倾盆。潞水河一反往日妩媚的常态，一时洪流顿起，浊浪滔天。转眼之间，冲垮了堤防，冲上两岸，淹没了渔舍、房屋与农田。刹时，在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在洪水中翻滚挣扎，呼夫唤子，哭爹叫娘。

“嗯，怎么这么凉！”宗信还不知自己已卷入水中，以为在做梦。连日来，为了把这急需的料排安全撑到木



兰山脚，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他们受尽了煎熬，实在是太困。现在料排已安全抵达木兰山脚下，又逢有那么舒适的小渔舍安歇。宗信他全身心地都放松了，要是平时，风吹草动，都能把他惊醒。一个巨浪向着宗信头部劈来，让他深深地喝了一口水。

糟了！宗信猛地清醒起身，“师兄弟们，快起来，洪水来了，”众师兄弟们顿时惊醒，慌乱成一团。“大家都冷静，赶紧去拖料排，往高处跑。”宗信率先奋力向料排蹬去。刚刚惊醒的众师兄弟们先是奇怪，继而惊讶，紧接着也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都一齐扑向在水中的料排。这料排是广大信士捐助的功德款所买。饱含着他们无量的功德与心血。再者，山上年久失修的大殿正期待着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呢！“道长，道长！”一阵阵熟悉的声音在黑暗中急切地呼唤，洪水中一个个露出水面的头向宗信他们漂来，听声音不难辨出是渔舍的主人——中年男子。

“哎，在这儿呢！”宗信一边应着，一边招着手。

“快往回走，那儿水深，危险！”中年男子也隐隐看见宗信，大声喊叫着，以免他被水冲走。

当洪水肆虐时，中年男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木兰山的师傅们。怕他们久居深山，不识水性，被这突如其



来的大水冲走，所以专门来救助他们的。

“救命啊，救命！”一声呼救声划过长空，宗信在水中稳住身子，突然停止了前进，“众师兄弟们，救人要紧，去救人！”“那我们料排呢？”众师兄弟们不解地问。“救人要紧！”宗信听到呼救声心急如焚，斩钉截铁地说着。“可那料排……”“不用说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谈料排。木料冲走了，以后可以买，但人要是被水冲走了，就难以醒来。诸位施主，为了来救我们弃他们财物而不顾，我们作为出家之人，更应体恤民情，济世救人。钱财乃身外之物，人的生命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自当奋不顾身竭力救人，以补功德浅薄之陋。”宗信说完便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宗信虽从小就长在长江边，是吃长江水长大的，可他就从来没有下过河，更不要说会水。这水里可不能与平川、陆地、山间小道相比。即便在崇山峻岭之间，也可跳、跃、纵横，来去自如。在水中他倒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水越来越深，浪越来越大，现在已齐胸部了，只要稍不小心，宗信就会有被冲走的危险。熟习水性紧跟在宗信身后的一位师弟为他暗暗地捏了一把汗，自知说什么也不管用，宗信就是这样的心性。为了他人安危，他宁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平时，他教



导众师兄弟及诸山道友,我们道教虽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久视,但也随愿道法自然。道祖老子曾言“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人的生死应效法天地自然。再者,道祖又言“死而不亡者寿”,他认为我们要长寿的应是自己的灵魂,只有为人类社会默默奉献,让你的精神与思想散布在人民心中,人民永远记住你,这才是真正的长寿。

一位、两位……宗信力挽狂澜,把一个个在洪水中挣扎的老弱病残者救扶到安全处,又向下一个呼救声方向蹚去。当东方露出鱼白,一缕曙光升起的时候,呼救声也逐渐消失了,宗信擦着额前的汗,仰望着苍穹。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那些自己所见到的船、房屋,就连大树都被突如其来的洪水一同卷走了,而那只用一捆钢筋作锚的料排却在凶猛的洪水中安然无恙,在不远处转悠着,转悠着。

经此事后,宗信更坚定了修道的决心。



言传身教 道化顽徒

木兰山祈嗣顶在武汉有一个下院名叫“国瑞庵”。原本住着几位坤道，因当时社会黑暗，地痞流氓经常到里面去捣乱，敲诈勒索。致使她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都纷纷地离去。木兰山虽换了几批道士去管理，还是一筹莫展。后终被流氓地痞所占。宗信得知后，痛心疾首，去见师伯商量，并自告奋勇地说：“师伯，您老人家身体还好，重出来住持庙务，让我下山到武汉去，见机行事，收回国瑞庵，并想办法管理好！”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当前时局动荡，我们道教亦受到很大影响，登山游玩，烧香拜神的人很多，但掏钱续香火，布施供道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我早就想在国瑞庵开办一个像样的药铺，一来可实现我们道教慈悲济苦、方便渡人的宗旨，有钱人花钱吃药，施财保命，穷人家缺钱治病，我们可施诊施药，济世利人。二来，可利益我们，自养可得到保障。现在祈嗣顶常住者较



多,每天都要吃喝,而且每人要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此以往入不敷出,还怎么保证这些道众清静修持、安心出家?”师伯见他说的符合情理,又有卓见,遂决定自己重出,住持庙务,让宗信安心率领几位道友去收回国瑞庵,理顺关系,再开办道家药店,以道教界的实际行动去服务社会,教化众生,利乐众生。

重回武汉,宗信已是一个气宇轩昂、超凡脱俗的玄门弟子。久违了,武汉!眼前的一切依然是那么的熟悉,那山、那水。来到国瑞庵,已没有昔日道观庄严、肃穆、香烟缭绕的宗教氛围。里面一片狼藉,石凳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看着这些,宗信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佯装笑容走了进去。里面的地痞流氓见又来了这么多风尘仆仆,身强力壮,神威凛凛的道士,呼啦一下子把他们围了起来,有的还抄起了家伙。宗信微微一笑扫了一眼,旁若无人地向中间的一位走去。“喂,站住!干什么的?”中间的那位为首的地痞向后退了退,紧张地说:“再往前走,老子就不客气了!”“咳,施主,别紧张,我们只是游方的道士,听说这儿有座道观,我们顺道过来敬几柱香。”宗信双手抱拳,打了个稽首,仍笑着说:“这是出家人住的地方,你们几位怎么住在这儿,想出家吗?”“哼,谁想出家当道士,我才不干呢!老子吃喝玩乐惯了,耐



不住那份寂寞!守不了那些清规。”

“哦,既然不想出家,我看你们都是好人,慈悲,慈悲!这庙就让给我们出家人自己来住吧!”

“瞎扯,让给你们,老子住哪儿去!”“施主,这个嘛好说!还是哪儿来,打哪儿去吧!”“放屁,老子从娘肚子里来,还要让老子回娘肚子里去?”为首的那位,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直盯着宗信狂叫着说:“臭道士,识相点给我滚出去!”“哦,识相!我们可是看相的祖师爷哟,我看施主印堂发暗,面色发青,说不定大灾将至。要识相的可是施主啊!再说,我们出家人以庙为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谈谈吧!”宗信一边和蔼地说着一边走向不远处躺在地上的石凳。伸脚一勾,“嗖”的一声石凳立了起来。“请坐!”宗信左手向为首的地痞礼节性地打着手势,右手又伸出就地一挽,“嗖”的一声,又一个石凳立了起来。周围的流氓地痞们都惊呆了,挤眉弄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疑是自己看花了眼。石凳一个少说也有一二百斤,把它扶起来也需要好几个人,而且还有点费力。而眼前的这个道士脚一伸一勾,手一伸一挽,在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两个石凳稳稳地给立起来了。半晌,为首的地痞才回过神来,惊慌地说:“我不坐了,您自己坐!有什么吩咐?好说,好说!”



宗信慢慢地坐下去,看了看为首的地痞,语重心长地说:“人生短暂,应该做一个好人,留下一个万古垂芳的好名,要无为而治!当今国难当头,我们自家人更不能自相欺凌,自相残杀。”

“是,是,道长,我们这就改,这就改!”为首的地痞一边说着一边去拿自己的衣物之类,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由木兰山道教人士自己开办的“维康药店”在国瑞庵挂牌正式营业了,宗信亲自坐堂应诊。通过施诊施药济世,慢慢地建立起和街坊邻居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氛围。宗信一时名扬武汉三镇。

然好景不长,那几个曾侵占过国瑞庵的地痞们仍秉性难移,贼心不改。还网络了不少当地的恶霸,时常乘宗信外出采药的机会去捣乱,且那段时间里,国瑞庵周围还住了好多日本兵。飞机的马达声,弹药的轰炸声,时常能听见。

一天,空袭的警报声响了,远处随之传来爆炸声,宗信赶紧和其他道友躲进了床底下早已挖好的丁字形防空洞中。爆炸声越来越近,特别是国瑞庵周围,响声更激烈。在几米深的地洞里,也觉地动山摇,可能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炸日本兵。一会轰炸声消失,空袭停止了。



“哎呀！上面趴着个日本鬼子！”一个道友刚伸出头，又急忙缩了回去，有点惊慌。“没事，你们先别动，我上去看看！”宗信说完，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出了防空洞。饱经战争洗礼的宗信，在他呱呱坠地之时，迎接他的就是炮声，对于这些战事他已司空见惯。上面的确趴着一个日本兵，没带枪，地上淌着一摊血，不像是来捣乱的。于是宗信让道友们都出了防空洞。

一连串的脚步声惊醒了日本兵，他慢慢地抬起头来，伸出一只手，用生硬的中国话哀求着说：“道长，救救我！”“哦，还没死，还想我们救他呢？”“打死他，日本鬼子都坏透了！”说话间有个道友迎上去就准备用脚踩那日本兵。“慢！”宗信凝视了一下说：“他是冲着我们诊所来的，我们出家人要大开方便之门，济世渡人。”“日本鬼子那么坏，还要救他？”“救活他，他还要害人！”一向沉默不语的一位道友也顶了宗信几句。“人之初、性本善！况且道祖说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宗信一边劝化着众道友一边继续说：“我们道教，以道德教化人，单一的教化好人，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教化那些坏人，让他们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使之成为真正的好人，为芸芸众生服务，才是功德无量！”经宗信细心检查，日本兵腿上、头部均有伤，且伤势较严



重。宗信耐心地为她先洗洗伤口，消消炎，然后为她细心地包扎伤口。日本兵看着宗信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包扎着，眼圈红了。是痛苦？是悔恨？还是感激的泪？他们不得而知。包扎好了，日本兵噙着泪花，起身向宗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说：“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好！我的、日本人，惭愧！惭愧！我的、以后和中国人是朋友。”说完他随手掏口袋，想必是去掏钱。“哦，对不起，钱忘记带了，下次奉上。”日本兵红着脸，显得很尴尬。平日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兵那份骄狂，那份贪婪，那份凶残一扫而光，显出少有的温顺，像一头绵羊，也许是良知的发现，也许是虚伪的表现，宗信没太多的在意，只是随意附和着，“没关系，没关系”。慢慢地日本兵又深深地鞠了一躬，退着走出殿门。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宗信刚刚从外地采购药回来，见国瑞庵门前围着很多人，还都七嘴八舌的。莫非出什么事了？宗信快步来到了门前，只见两个日本兵，用枪顶着几个中国人。宗信紧握着拳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顽固不化，朽木不可雕，得适当敲敲他们，让他们清醒清醒。细看为首的一个好似自己曾救过的那个日本兵，那些被押的几个正是经常来闹事的地痞。

莫名其妙！一边是平时凶残的日本兵，一边是邪



气十足的地痞流氓，他们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迟疑间，一个道友跑过来告诉宗信，“那几个流氓地痞今天趁你不在又来店中捣乱，凑巧那个曾被我们救过的日本兵来送上次的医疗钱，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正准备带走。”宗信心里思量着，向为首的那个日本兵走去。“把他们交给我处置，行吗？”“行，道长，就交给你处置吧。”

日本兵向宗信鞠躬答应着。日本兵一走，那几个流氓地痞也都醒过神来了，见到宗信又是下跪，又是磕头，要求饶他们一命。宗信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我若不想救你们、饶你们，早就让日本兵把你们带走了。你们想一想，日本兵那么凶残，他们也有悔改的时候，而你们……”“道长，别说了，从今后起，我们一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好好地做人。”

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心向善，多数的人内心都有一股正气。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正气总会压倒邪气。宗信深信这个道理，并积极做到言传身教，以道化人。很快，国瑞庵及周边又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氛围。



位卑不敢忘忧国

秋风习习,江涛阵阵。一袭青衫轻轻摆动,青衫包裹的人屹立于长江西岸、龟山东麓的禹功矶石上,轩眉下一双睿智的目光木然望着不断东流的江水。眼神中交织着空灵、迷茫、抑郁、无助。

他是一位医生、道士。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炎黄苗裔,中国道士。他的血管内流的是长江黄河水,他的信仰里铸的是爱国爱教魂。或许纯属巧合,他呱呱坠地的哭声与辛亥革命的炮声相继,最难忘“九·一八”的枪声,倭寇虏我中华,占我东北,四亿神州,惨雾愁云。武汉三镇荷枪实弹的豺狼与饥肠鼓响的难民畸形地杂处,耳闻目睹,不是强盗的烧杀抢掠淫,就是同胞的无语悲苦声。信誉鹊起又危如累卵的维康药店,虽然仍在经营,但也只是惨淡经营,而且不时也会受到干扰。

偶尔他也前往长春观朝拜祖师,享受片时的宁静和超然。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来自武当山的道友,那位道



友和他谈起徐本善道总和贺龙将军的故事，听着听着，他的心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冲动。闲读黄卷，“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欣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余山东二百州。穷极漏诛残喘在，早教生命得消忧。”长春邱祖的际遇及胸怀，多次让他激情澎湃，多么希望自己能为祖国，为民族做点什么啊！但自己身处绝谷，群狼虎伺，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偶尔读及文天祥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便不禁感慨万千，泪为之下。惆怅之余，他便经常闲步江边，寄情江水。凭吊禹功，感怀今日强盗骄狂。夜幕已悄悄降临，闲步江边的宗信道长也觉意兴索然，长长叹了一口气，便取道回药店。少时已到了龟山和古琴台交界的地方。

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从琴台方向传来“砰，砰”两声枪响，还夹杂着一些叫嚷声，似乎正朝江边而来，听惯枪声的宗信道长倒也不觉奇怪。但不愿多找麻烦的他也不便站在大路上“恭候”，故尔便三步并作两步避入路边的山石草丛中。

枪声和叫嚷声越来越近，脚步声也隐隐可闻。突然，一条人影映入眼帘，那是一个身穿长衫，头发略显蓬乱的中年男子，奇怪的是脚步一歪一拐，似乎已经受



伤。噢！宗信道长心里已猜到了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他毫不多想，“嗖”地一个箭步纵到路上，抓住了中年男子的左手，中年男子本能反挣，宗信道长心知对方误会，便轻声说：“快随我上山躲避”。中年男子似乎也反应过来便不加反抗，随着宗信道长侧声跑向龟山乱杂草间。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而中年男子的速度却在慢慢减缓，宗信道长侧过脸轻轻问他：“你受了伤？”中年男子淡淡一笑：“一点轻伤，不要紧。”似乎为了证明说话的真实性，中年男子勉强加紧朝前紧跑，宗信道长一步抢前说：“我背你走”。不等回答，便把中年男子拉在背上，穿林越石，寻路飞跑。中年男子原想挣扎，但无济于事。

突然，一束亮光在龟山上空出现，这是日伪强盗的照明亮光。宗信道长迅速卧倒，以防被光照出，中年男子乘机说道：“太谢谢您了！”“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说着用手扶中年男子，谁知手刚触及中年男子，却感觉手上湿漉漉的，粘粘的，一松手，一缕腥味直冲鼻腔。啊，他还在流血。

再看山顶的亮光已经移开，但叫嚷声依旧隐隐约约地传来。宗信道长略一思量，便重新把中年男子拉到肩上，说道：“我是一行医的道士，你受了伤，我背你回



诊所救治”。“不,那样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中年男子一边说一边挣扎。宗信道长说声:“不要紧”,脚下已自迈开大步直往西北跑去。

孰知刚跑下山又听见叫嚷声正朝这边靠近,不时还夹杂一些骂骂咧咧的话语。一定是日伪强盗没追到目标在往回走。重新上龟山,敌已迫近,有可能发出的声响会惊动敌人,况且中年男子的伤……。宗信道长略一考虑,便提气纵身,惊鸿划空般落向古琴台东侧的水池边,然后弓身循路直走古琴台。耳听叫嚷声尚未远去,宗信道长便背着中年男子隐身藏于古琴台假山的石洞中。

古琴台又称伯牙台,相传春秋时琴师俞伯牙常鼓琴于此,并得钟子期为知音,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话。后来子期死,伯牙痛失知音,遂摔碎瑶琴,从此不复鼓琴。后人为了纪念这一故事,遂建此台。清嘉庆二十四年,中状元的湖北蕲水陈秋舫曾撰联以怀之兼述风物:“先生真移我情,挹湖上清风,尚留弦外余音,曲中天籁;此地适如我意,访江南春色,有夹堤杨柳,隔岸桃花。”可惜此时桃花早凋,杨柳多枯,青色几无,眼前只见废墟一片,马粪成堆,苍凉无限。

此情此景,宗信道长自然不去感慨,只是静待叫嚷



声暂寂，脚步声远逝。然后“嚓”的一声，撕下一幅道装下摆，麻利地替中年男子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以免流下血迹。一来影响伤势，二来给敌人留下搜寻的痕迹，包扎完后又冲中年男子点点头，随即将他重新背上，一路时躲时行向药店的方向奔去。

凌晨2:00多钟，才赶回维康药店。宗信道长不愿惊动其他道友，便悄悄开门进去，然后揭开地洞封盖，将中年男子背放在里面，让他靠坐在墙边搭的一块木板上，又去取了医械褥具，麻利地铺好白布，帮中年男子放平身子侧卧上面，脱出外裤，这才发现一颗子弹片尚留在他大腿中部外侧。宗信道长感慨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轻轻说了句：“您忍着点。”便麻利地擦拭、消毒、麻醉，拨出子弹片，敷药打绷带、清扫血迹、抽换床单。一系列工作轻快、准确，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中年男子虽然满头大汗，但看着这一切，也不由暗暗点头，无语赞赏。待宗信道长把这些工作做完，将那幅白布洗净晾挂后回到洞内，中年男子才用手握住宗信道长的双手感激地说：“谢谢您，道长，谢谢您”。眼中似有玉珠滚动，莹莹欲出。宗信道长诚挚地回说：“不用谢，我们都是中国人，再说，我虽不知先生的身份，但看先生敢于和日本强盗作对，那就一定是好人。说起来，我



还自愧弗如呢!”

这时,店中的道友们都已惊醒。大家都相继走下地洞。宗信道长简单地向道友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道友听后都用钦敬的目光望着他们的住持、他们的师友。而这目光,又让人感觉出了他的同仇敌忾,表露了每一个身处国家危难之时的中国道士的心声。

就这样,中年男子便在宗信道长和道友们的掩护下,一直隐藏在维康药店治疗、养伤,直到伤愈离开。其间亦有日伪强盗前来搜查,但都被宗信道长和道友们巧妙地打发出去,成功地掩护了中年男子。同时道友们还以一片赤诚,帮助中年男子捎过信,找过同事。当然,在相处间,宗信道长和道友们还从中年男子口中听到了中国有一叫“共产党”的革命政党,有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民军队,有一个叫“延安”的红色抗日根据地,有一位叫“毛泽东主席”的人民救星,有许许多多用热血捍卫国家的英雄。遗憾的是,对这个中年男子,除了知道他姓“马”外,却没来得及问他叫什么名字,甚至是否真正姓马?事后宗信道长一直没有重见他的面,也不知是否尚存人世,或许已经为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为国家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是 50 年前的一段真实故事,但宗信道长从来不



愿轻意向人提起,或许是他已经遗忘了,或许是他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比起那位马先生来说,简直是不值一提。

时光如水,转眼经年。具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一时间举国欢腾,赤县生辉,四万万同胞喜在心头,笑在脸上,击鼓吹笙,奔走相告。谁知就像唐僧取经,须历 81 难,只过 80,纵到灵山也不能取回真经一样,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好像刚刚复苏的草木又遭飓风淫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急不可耐地撕毁“双十协定”重新掀起了第二次国共战争。一时间乌云复卷,人们刚刚展开的笑脸又蒙上了愁苦。

宗信道长的心情也和全国工农民众一样,先是欣喜,继而纳闷,随之忧愤。身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道教徒,他没有太敏感的政治嗅觉,但是他有不尽的困惑。八年抗战,饱受摧残,百折不挠,泣血流汗,是为了驱逐倭寇。而今同属炎黄苗裔的蒋介石为什么不去考虑如何复兴国脉,而是迫不及待地向曾经并肩御倭的共产党、八路军挥动屠刀呢?他当然不能够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是为了争夺胜利果实,继而消灭异己,独霸神州,最后称孤道寡,奴役天下。同时他对共产党、八路军也没有



什么具体认识。记得在木兰山听师伯师父谈过黄麻起义,红军是一支打土豪分田地,为工农谋福利的人民子弟兵。再从那位马先生口中也听到描述。他直观地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为广大工农民众谋幸福的政党和武装力量,是国家民族的希望之源。生逢战乱时,久处国统区,刮民党、遭殃军的残暴,他更是耳熟能详,因此他由衷地希望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像马先生说:“人民当家作主人,共同建设新中国。”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啊!

俗话说:“民心即天心,民心顺则天心顺,天心眷顾,为无不成,抗天逆民,天人共弃。”这确实是永恒不变的最高天道法则。短短两三年,坐拥百万大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战场上渐由优势转变为劣势,节节败退。本来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却一天天壮大,战场上捷报频传。尚处国统区的武汉三镇,表面上仍是白色笼罩,但街头巷尾也出现了窃窃私语,握手相告的人群。宗信道长自然亦深受感染,偶尔还去长春观和道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这天清晨,宗信道长又来到长春观,闲话之余,听说近日黄鹤楼来了一个据说已经得“道”的陆地神仙,在黄鹤楼前为众讲经说法,吸引了不少听众。宗信道长



听后，不由也动了想前去听听的念头，便起身告辞，离开长春观往黄鹤楼走去。经过阅马场不一会，黄鹤矶便已遥遥在望。

黄鹤楼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是武汉的名胜，也可以说是湖北的象征。毛泽东主席就曾把湖北说成是“黄鹤白云”的故乡。它的楼址在长江东岸，蛇山西隅的黄鹤矶上（据考证蛇山原名黄鹄山），俯瞰江汉，极目千里。黄鹤楼得名的由来，有说是仙人王子安或费文伟曾经跨黄鹤过此地，故名黄鹤楼的；有说是先为酒肆，仙人吕洞宾来邀，遂画一黄鹤于壁上，以手击节，鹤即随节起舞，因而得名的；有说是因为楼在黄鹤矶头，古人“鹄”与





“鹤”通用，故名黄鹤楼的。据史料记载，三国时（公元333年）孙权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到现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一个悠久古老的名楼，既能附会许多令人神往的仙话，自然也能招致无数文人骚客的留连、咏吟。唐代诗人崔颢漫步黄鹤楼头，写下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使得诗仙李白看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名诗、名词、名联、名句，或临楼写景，或借景抒情，千余年来谓为大观。而清人陈兆庆（光绪三年进士，云南通海人）的一副对联，似乎更能曲尽其妙，略绘黄鹤人文风物，其联为：“一枝笔挺起江汉间，到最上头放开肚皮，直吞得八百里洞庭，九十里云梦；千年事幻在沧桑里，是真才人自有眼界，哪管他去早了黄鹤，来迟了青莲。”

宗信道长漫步其上，洗耳不闻仙鹤语，触目但见狐兔奔，旧日楼台，已成断垣残灰，仙人旧邀，早成蛇穴鼠巢。

正行间，突听一声：“教主驾到，大众齐班。”宗信道长循声望去，只见一簇幽竹前，早聚集了数百人，其中男女老少，商贾走卒，应有尽有。随着那声叫唤，其中有三十多人便你推我攘，钻出人群，分成两班，跪于尘埃，



更多的人则傻呼呼地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虽有一壮汉拼命挤眉弄眼，似乎是让他们也分班跑伺，但仍然无济于事，就像《西游记》里群妖玩耍一般。这时又听一声“教主开座，大众参拜。”只见场中已多了一个用木头支撑的架子，上面有一个黄布包草，外绣莲花的蒲团，蒲团上坐着一个年约六十来岁的古装老头，发鬓显得有些零乱，惹人注目的是头上罩着一顶纸扎的和尚帽，双手拇、中二指虚拈，一上一下置于胸前，让人感觉有三分神秘，七分怪异。宗信道长心想，这大概就是那位什么“陆地神仙”在“讲经说法”吧。且不管他是骡是马，看看再说。

再看场中，似乎是因为“教主”驾临，顿时一片骚动。跪着的人忙着三跪九叩，大叫“教主开示”，尚未下跪的人则手忙脚乱地合十，下跪。由于没有班序，乃至你作揖打着他，他磕头推着我，被打的大声叫骂，被推的尖声叫唤。纠仪的顾不得自己的威仪，起来整顿，可惜众人的声浪比他更高，一时间，大呼小叫，扯拽拖拉，搞得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丑态百出。费了不少时间，方才罗跪尘埃，安静下来。

又见那位“教主”双手平抬，似乎作一番祈祷，然后开口说道：“众弟子听着，方今末法世代，妖魔横行，共



产共妻，残害生灵，惹动天怒降下灾星。本教主乃鸿均传道，通天转劫，佛母菩萨，昆仑老祖钦点恩科状元救命南天掌教……”。他在那里喋喋不休，旁观的宗信道长却越听越气愤。什么“鸿均通天”以伪入真，“佛母昆仑”，假正行邪，“恩科状元”，有玷宗门，“南天掌教”妖言惑众。还有诬中共为“共产共妻，”说蒋氏是“命世仁主”，纯是胡言乱语。

记得人民解放军号角近逼武汉的消息传来后，武汉人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奔走相告。反观蒋大总统，日寇入关，下令国军将士不准抵抗，正值国家民族之危难关头，大叫“攘外必先安内”。宗信想到这里，禁不住怒哼一声。没想到这一哼声，惊动了场中众人，一瘦汉大声问道：“是谁大胆喧哗”。宗信道长不屑地扫了一眼，更不答话，却听那“教主”和声问道：“原来是位道门弟子，不知叫甚名字。”口气倒也平和。宗信道长见他如此询问，不好作色，素性温文尔雅，稽首作答：“贫道木兰山谢宗信”。“难道是在国瑞庵悬壶，维康药店施药的谢道友？”“不敢当，正是贫道。”那“教主”又道：“既然都来黄鹤楼，想来前却是同修，何不过来一叙”。宗信道长淡淡一笑：“我兴已尽，各位请便。”说罢便转身一直朝江边系船摆渡处扬长而去，任凭后面大



呼小叫，毫不理睬。

离开黄鹤矶，渡过长江。宗信道长意兴阑珊地走回诊所。一路上，他想了很多，他想到了明朝的覆亡，他想到了清末的割地赔款，那都是我们自己不团结，同室操戈，互相残杀，最终让外虏乘虚而入……他又想到了北宋道士林灵素，作为一个重信仰、修道德的道士，既不能退则思息心，修真养性，又不能进则思匡时，扶正祛邪，专以标榜道术，蛊惑人王为事，最终以祸国殃民而为天下仇。

对于那个什么“教主”，黄鹤矶头虽未通名报姓，但凭搜索记忆，宗信道长确定他便是往来道友曾提起的昆仑道首王明静。

据说这王明静本是沔阳（今湖北仙桃）人，其家世奉白莲教，以妖言惑众而兴家，遂成一方豪富。王明静本人则习南宫采战，工幻化魔法，自小以南宫之名惑众，以采战骗奸信妇。当贺龙将军率部在湘、鄂西开展工农革命时，其父母被工农军镇压，其家被愤怒的百姓火焚。王明静则脱逃得出，并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贺龙将军率部北上抗日，王明静则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纠合反动土豪僚绅，地痞流氓，杀回沔阳，大肆报复。然后又自称为“昆仑老祖”弟子，奉命普渡众生。在



沔阳附近大肆传教，愚弄湖沔百姓，培植反动势力。同时肆无忌惮地自称奉命“率仙领佛”，将魔爪伸进道佛二教的清静道场，强迫两教弟子，供其驱役。一时间，复州（湖北仙桃古时称其为复州）故地，妖雾弥漫，邪魔横行，佛头着粪，三宝蒙尘。两教弟子多有不堪凌辱而死的，有几个见机得早的，也无非是乘隙伺间，逃出魔掌，远走他乡。没想到这邪魔居然又来武汉妖言惑众，兴风作浪。身处如此乱世，面对如此邪魔，宗信道长不禁叹息连连。

回到维康药店，恰好有病人在等候，宗信道长便将心事放下，去为人治病。他想，或许这只是一般巧遇，相信不会有什么事，而自己，当然应该静心为人治病。

可惜的是，事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天，宗信道长依旧起了个大早。调气、练拳、焚香、朝圣，一丝不苟地做完每日例行的功课，然后去打开店门。

不一会，一位还在用针灸治疗而疗程未满的病人走了进来。宗信道长立即热情地迎上去接待，并亲自将病人扶到床上，为他进行针灸。

谁知刚将针扎好，就听外面人声嘈杂，瞬间又飘进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道门弟子谢宗信，快来参拜王教主。”宗信道长一听，心想，什么王教主，莫不是昨



天那群妖魔居然找到这里来了？他想干什么？这时又是一声暴喝：“道门弟子谢宗信，快来参拜王教主，昆仑老祖急急如律令。”

狂妄之极，宗信道长不禁有些气恼，但十余年的修持，他早养成不愠不怒的习惯，只是冲病人点点头，向身边的道友打个招呼，然后流水行云般走出药店，到门前一看，乖乖，就像是哪位神仙闲来无事，搬山弄石，居然把昨天黄鹤矶头那一道风景搬到了药店门口，只是那个草包莲花台变成了一把双龙太师椅。王明静“教主”双手环抱脐前，盘膝坐于椅上，两眼似闭非闭，口中念念有词，而面部气色时青时白，时红时黑，变幻不定。“白莲摩尼气”，宗信道长不禁一惊。

曾听师伯师父说起过，这是白莲教不外宣的功法，据说是集道门五雷掌、同天功，佛门金刚座、狮子吼之大成，多得两宗神髓，练成后，内外交融，变化随意，修炼者体内九尺方圆，自然结成气团，刀砍不进，枪刺不入，水不能溺，火不能焚，而且发掌可五步内碎石，发声可百尺内伤虎。面部五官可男可女，若是童身修炼有成，非正宗道佛二教，元阳未破，修至炉火纯青，则堪称难破。但看眼前此人的修为境界似乎未臻上乘——或许非童身修炼，或许受酒色所伤，宗信道长自忖，以自



己修炼的玄门正宗炼养功夫，不会败北。

再看太师椅旁，尚有两个身穿道服，年约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虽说一身道装，但脸涂脂抹粉，唇抹朱砂，搔首弄姿，实在没有半点仙家体态，倒显得妖气十足。左面一个左手捧一面小旗，黄布上写着：“昆仑教主令”几个篆字，右手扶着椅把，右边那个右手抱一口长剑，剑鞘上尽是一些佛像，左手也扶着椅把。

宗信道长走出店门后，便在门前台阶上站立。一袭青衫，内衬白罗，齐膝白袜，满头青丝，尤其是神定气闲，可雕可塑。这些人虽说曾经见过宗信，但匆匆一面，并未留下太多印象，此时仔细看来，不觉都圆瞪双眼，惊为天人。一个瘦猴似的汉子提步跺脚喝道：“道门弟子谢宗信，快快跪拜王教主。”宗信道长却听而不闻，只是礼节性地一稽首，淡淡地说道：“诸位善男信女，聚集小庵不知是烧香许愿呢？还是问病求医，尚请明示，贫道也好接待。”瘦猴大汉“哼”了一声：“好你个谢宗信，你装什么蒜，还不快快跪拜王教主，难道想找死吗？”宗信道长强抑怒火，故作茫然地说：“这位先生错怪了，贫道自皈依道门以来，深知道尊德贵，方寸心中，万分钦服历代祖师，每日朝夕，必亲焚香，朝拜始祖黄帝，道祖老君，教祖天师及南宗五祖，北派七真，历代玄门启教



前辈，便是佛家世尊，孔门圣人也敬而礼之，想起来除了邪魔外道以外，从来不曾疏忽。先生为何以朝拜教主相责，难道是贫道长处深山，少走繁华，不甚明了什么地方又弄出来了一个什么教主。”

一言未毕，只见一个壮汉排众而出，大喝一声：“大胆谢宗信，教主便在眼前，竟敢出言无状！”说着用手一指太师椅上的“教主”王明静：“我教主乃玉帝辅臣”，昆仑老祖钦点恩科状元，奉玉旨掌当世教法，允文允武，率仙领佛。你一个小小道徒，还不早早跪拜，祈求教主恕罪收录，难道要教主代行天讨，雷殛而诛。宗信道长一听，故作惊讶：“如此说来，倒是贫道失敬了！只是仰闻我道，自太上亲传，祖天师启玉局而传衍，两千年来，南尊正一，北崇全真，数十支派，不知贵教是哪一支派。至于玉帝辅臣，按《太清玉册》师、保、阿、衡，自有张、葛、许、萨四大天师。天仙状元，原是我祖师长春真人，未考贵教主是谁传法。”略一停顿，又续道：“要说什么昆仑老祖，贫道却是闻所未闻，恩科状元，从来无此一说，倒让贫道听得莫名其妙，况且道、佛两教自古各有统系，贵教主允文允武，率仙领佛，岂不是天方夜谭，莫不是各位喝醉了酒，胡说八道、蛊惑世上憨夫愚妇？假设如此，天讨临头，雷殛霆诛，只怕都要让你等占先



了,如何会轮到贫道玄门正宗之士?”

这一席话,娓娓道来,如云似水,诚所谓让正道钦服,令邪魔胆落,那“教主”王明静原想用气势和自己的信徒降服宗信道长,谁知居然反让宗信道长数落一番,一时弄得下面一阵阵骚动。那些受愚弄不深的“信徒”这时也有的似信非信地望望“教主”,又望望宗信道长。王明静自己亦被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忍不住大叫:“好你个狂徒,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待本教主来教训你!”说着右手反腕一探,已抓剑在手,两脚稍一作势,恶狼扑羊般凌空刺向宗信道长,药店内外顿时一阵惊呼。却见那宗信道长,艺高人胆大,镇定自若,眼看来势,兀立如山。待那剑距已略有尺许,方才撤步,坐腰背,微微侧身让敌剑舒右手,五指如爪,抓向敌肩。那王明静不觉一惊,也是临危生智,上身凌空,后仰,右脚“嗖”地踹向宗信道长腹部。宗信道长不慌不忙,重心左移,右脚提膝,小腿格开脚,右手不变,已然抓住对方剑把,气沉丹田,力聚五指,使劲一抖,那剑已稳稳握在自己手中。王明静重心失去,落在地上。下面那些昆仑邪徒见势大惊,纷纷抢上前来。宗信道长立即剑交左手,右手挥起向着一个已冲到面前的大汉脸上一虚晃,随即,落在对方左肩一旋,那大汉



吃不住劲，被旋得一百八十度，转过身去。宗信道长顺势旋腕下绕，一把抓住对方腰带，将他提起横在身前。那些冲上来的人拳脚都全落空，反招呼在那大汉身上，直打得哇哇乱叫。而王明静早已灰头土脸，纵回太师椅前，瞪着血红的双眼，望着宗信道长。那些帮凶见状也纷纷退下，眼睛不停地在宗信道长和王明静“教主”脸上来回晃。这时，店里的道友们已都跑出店来，在宗信道长两旁威风凛凛地站着，而街道两头也围了不少群众，其中有些曾经受过宗信道长治疗的人见状纷纷叫道：“打得好，谢道长，狠狠地教训这些装神弄鬼，不伦不类的混蛋。”有的甚至握着拳头朝前涌来。

宗信道长挥动双手制止大伙，然后嘲笑地望着王明静，淡淡地说：“你们想逞凶吗？”王明静早已魂飞魄散，一听宗信道长问话，过了半晌，方才吞吞吐吐地说：“你想怎样？”宗信道长仍是微微一笑，淡淡地说：“方今国难，战祸不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辈都是炎黄苗裔，中华儿女，值此关头，不能竭力救国救民，已属惭愧，岂能贪图私利，推波助澜？贫道上体天道好生，念在同属国人，奉劝你及早洗心革面，弃恶从善，千万不可旧染不涤，助纣为虐，与狼为伍，雷殛霆诛，悔之晚矣。你若听贫道苦口良言，便



可退去，若你还想找回今天的颜面，尽管放马过来，贫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说得有情有理，正气凛凛。

王明静一听这场教训，直气得脸红唇青，真想活吞了宗信道长。但刚才拼力一击，不但未讨得半点好，反倒丢了手中剑，自己也险些受伤，而被自己愚弄纠合而来的群众，此时多已被宗信道长说动，渐渐走了开去。那几个心腹帮凶，也已被震住，一个个垂头丧气，斗志全无。再看对方，宗信道长神威凛凛，身边的道友如龙似虎，街头的群众，也有许多摩拳擦掌，一双双怒目冷冷地看着自己。看到这一切，王明静心知今天是栽到家了。但他是一个横行沔汉多年的恶霸，又岂能轻易认输，眼睛一转，便冲宗信道长狠狠说道：“谢宗信，你不要得意，本教主一定会让你难看，你等着。”说完一摆手，带着那群帮凶，灰头土脸而去。宗信道长见状，便将手中抓着的大汉放下，任他追去。那乌合之众走远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上前向宗信道长—揖：“道长真是好样的，不过我看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道长需要小心一些。”宗信道长还—稽首：“谢谢先生提醒，不过贫道自皈依玄门，早将生死付与天理裁夺，贫道深信邪不压正，怕他何来。”

据说，王明静狼狈而去后，果然向自己在国民党军



队中的主子添油加醋，企图请求国民党兵帮他收拾“狂徒”谢宗信，但因当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武汉，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国，国民党的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严令下属各部，加固长江防线，自然亦就无人出面替王明静出气了。恰好，此时王明静又后院起火。原来他的两个姘头，一个被丈夫发现，痛打一顿，关在家中不许出来，一个则嫌王明静人老皮粗，另与王明静的一年轻小白脸徒弟勾搭成奸，打得火热，把王明静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兴趣去充英雄。

据地方志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查实昆仑道属反动会道门，严令禁止，王明静也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

若干年后，宗信道长偶尔向弟子们谈起此事，便谆谆教诲众弟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作为一个宗教徒，坚定自己的信仰，造福芸芸众生，这是重要的。但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凡事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修身养性，绝不可妖言惑众，祸国殃民，假设迷途不知返，最终必然是难逃法网，还让教门蒙羞。”



历史的暗角

新中国的建立，谢道长和全国人民一样地欢呼庆祝。他对新的国家体制虽然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耳闻目睹，也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岁岁年年，改朝换代，到底谁会真正为人民打天下、谋福利？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样，经过亲身体会，他也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因而他真心实意地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号召。

经过风霜雪雨，尽管“维康药店”的生意日渐红火，尽管它是一个道教界的慈善性质的店铺，有远见卓识的谢道长认为，这种行业仍不能适应新社会的变革。周围的那些药店、诊所，虽然很多，但真正具有实力的却很少。不是缺医少药，就是缺少有关的医疗器械。如果将周围的几个行医的药店、诊所结合在一起，实行股份制，加强管理，使之真正具有实力，为芸芸众生服务。在谢道长的奔走、倡议下，在武汉硚口区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谢道长以自己的药店为基础,将周围几个行医的药店、诊所结合在一起,成立起地处武汉硚口区皮子街的“联合诊所营房分所”。并在大众的推荐下,他担起所长之职,十年的创业、十年的汗水,“联合诊所”逐渐发展、建设,创办成了中西联合施诊的“汉水医院”,谢道长随之荣任院长之职。就在谢道长医德、医道在武汉三镇已很有名气,里里外外的氛围都很好,他想一展宏图,更深入、广泛地为芸芸众生服务时,天空却布满了乌云。由于种种原因,院里的责任人要进行调整。谢道长一句话也没说就辞去了院长职务。他觉得一个奉道的人应谨遵道祖“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垂训。

谢道长服从组织安排,在医院当了一名普通的临床中医师。他认为这样更好,使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接触疾苦大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民众服务。

岁月悠悠,在迟暮的余辉中,谢道长在完善自我的同时,依旧默默无闻地向社会做奉献。他为院里创收了不少的财富,可他自己却依然是两袖清风。时逢那特殊的年代,也与那缺医少药的岁月息息相关,他省吃俭用,周济那些饱受苦难的人们。



谢道长虽然换上了俗装，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全真道士，没有放弃过一个道士应有的修持。他以慈悲济世的善心，播洒道教善化人心的种子，欲挽回人心走向，种下无限的功德。他觉得只有从思想上的根本道德净化，才能成就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

1969年严冬的一天下午，谢道长和平常一样，看望过病房的病人后，准备下班吃晚饭。突然听楼下有人喊“抓贼”，“快抓贼！”紧接着就是满院的脚步声、叫骂声、击打声，声声入耳。谢道长意识到院里可能发生了偷盗之事，他也匆匆地下了楼。

医院门前的墙角处围着一些职工。有的叫骂着、有的击打着，中间好像有人躺着。他快步走了过去，分开围着的人群挤了进去。一着青衣的少年倚在墙角，鼻子里，嘴里流着血，直往外淌。青衣少年左躲右闪，用胳膊不断的挡着袭来的拳脚。一双企求的眼神望着麻木般的围攻者，一声不吭。那些围攻者佯装怒色，有的还露出笑意。他们将压抑了很久的所有的怒火都爆发出来，发泄在一个连招架之力都没有的少年身上。可怜少年到底犯了什么需承受如此拳打脚踢之刑的罪过？围观的人好像都失去感知了。而惟有谢道长，心里感到阵阵的痛楚。他急用身子上前护住了少年，“住手，他还是个



孩子!”“道长，他是小偷！他偷了咱院里的钱！”“是啊，道长。他还偷了咱药房的药呢！”不用看，听声音就知道叫喊的是院里的职工——出纳小张和药剂师小王。“偷药！你们见他偷了吗？”谢道长疑惑地问。“见啦！当然见他偷了！不信，你看他怀里还揣着药呢！”斜戴着绿色军帽，脸像瘦猴似的药剂师板着一副脸，一本正经地说着，并走上前去一下子扯开了青衣少年的衣扣。“叭”的一声，一袋袋牛皮纸包着的东西随之掉在了地上。“他口袋里还装着偷来的钱呢！”头发略显凌乱、身穿花白浅格衬衫的出纳小张也不甘示弱，也想显显自己的身手。他窜上去就往青衣少年口袋里掏。“看，这儿不是有三十元吗？”小张拿着钱高高地扬起，好显示自己所缴的战利品。“听说附近的几家单位都连续被偷盗过了，这个贼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趁我们下班之际行窃，肯定都是他一人干的，先揍一顿再说。”小张似乎觉得刚才大打出手还不过瘾，紧握拳头又要去亲近那青衣少年。

“小张，冷静点，别这样。作小偷固然不好，但毕竟他是人呀！而且还是个孩子，如果继续打下去会出人命的！”谢道长耐心地劝导着小张。“小偷就是小偷，就像狗改不了吃屎。”小张噘着嘴，耐不住性子，仍喊叫着。



“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小张。难道小偷天生就是小偷吗？他本质是好的呀！我们接触的都是病人，难道说病人天生就是病人吗？病人都无药可救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像病人，只有经过医师的医治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谢道长言语不重，但似乎所说的话很有分量，围观的人一时都默默无语了。

谢道长慢慢地走近青衣少年，和蔼地问他：“小朋友，年纪轻轻的，为何要走这一条路？”青衣少年擦了擦嘴角的血，用一双感激的眼光凝视着谢道长，只是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为我妈治病！”“你妈病了，没钱看病？”谢道长关切地问着青衣少年。“嗯，都好时间长了！”青衣少年用衣袖拭着眼角的泪痕，伤心地说着。少年在众人拳打脚踢下都没有流泪，而这时却暗暗地哭了。想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什么伤心之事？谢道长关心地和他谈着。

青衣少年名叫吴锋，原本有一温馨的家，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文革”一开始，他还没初中毕业，就无缘再上高中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轮到分配工作，却要把他分配到春风不渡玉门关的甘肃工作。吴锋的父母中年得子，视儿子为宝贝，怎能舍得离开。上级有关部门下令让中学生终止学业到农村去，据说是教师们每天



都在课堂上放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要隔离深受毒害的士子们，以保他们身心健康。滑天下之大稽！究竟是谁毒害了谁？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压在了教师头上，本来已经难承重负了，现在还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还有儿子！作为一对教师的父母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心情分外沉重，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吴锋一走，一连好长时间都没有音讯，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他父母难以从思念、牵挂中解脱，郁郁寡欢，思念成疾。后来吴锋知道父母病倒后，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回到武汉。为不牵连父母，又能暗中照顾、医治他们，吴锋只得开始了流浪、盗窃的生涯。

谢道长听完吴锋的身世仰天长叹一声，接着指着吴锋对围观的职工们说：“吴锋的身世，应该让我们同情。一个在中学教师家庭里出身的孩子，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他为了父母，不远千里逃回来，你们说他是盗贼，也可以，但试问一下各位，是谁偷盗了他求学的机会？偷盗了他的伦理亲情？又偷盗了他的青春年华？作为我们白衣天使来说，医道同源。我们为人处世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该坚持的不能放弃，该恪守的不要通融，但是在非原则的事情上就不能过分刻板，我们要有



包容之心，要有宽恕之德。有些不太高尚之事，自己可以不去做，但别人如果做了，要能容忍，不必予以过分地计较，要慢慢地教化、感化。况且大多数时候是难于分出正误的，这就更需要有一点宽宏大量的精神。”

周围的人静静地听着，谢道长的话就像夏天里的一场及时雨，涤除了人们身上扬满的灰尘，清凉着他们燥热的心。同时他们也深深为谢道长捏了一把汗。幸亏谢道长是一位德高望重医术高明的道长，不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要不然，在那风烟四起、捕风捉影的年代里，非要让别人给戴上帽子，绑上绳子。

问清楚吴锋家的住址后，谢道长来不及吃晚饭，带着吴锋，消失在寒风呼啸的暮色苍茫中。

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青灰色的旧墙壁，围着几间灰褐色的老式房舍。屋面的灰色筒瓦苍苔斑剥，尤显沧桑。但同时也隐着一种无法言语的斯文。吴锋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跟在谢道长后面，好似还在为以前所发生的事愧疚，也为即将到来的事不安。

谢道长轻轻地叩门，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请进来吧！”

“吴锋的朋友！”谢道长应了一声，用手轻轻一推，门开了。谢道长迟疑了一下就跨了进去。



一股药味弥漫在柔弱的灯光下，屋子里显得很昏暗。小屋里陈设简陋，宗信不曾来过这儿，但却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几十年前在相似的风子里也发生过相同的一幕，那时谢道长还小，还不能领略到今天的这番酸楚与伤痛！今天，他走在别人的故事里，却掉着自己的眼泪。

“请坐吧！先生，吴锋上甘肃去了，不在家呀！”一位两鬓斑白、面色憔悴的老太太向谢道长迎了上来，很有礼貌地招呼着。“大妹子，我是带吴锋回来看望你们的。”谢道长深情地说着。“吴锋？吴锋回来了吗？在哪？”老太太有些激动，好像年轻许多，精神陡增，声音也放大了一些。而那半躺在床上戴着眼睛的男子大概也就是吴锋他爸爸，刚才在谢道长进门之际还只轻轻地点一下头，而这会儿他却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妈妈、爸爸！”站在门外的吴锋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一下子冲进来，扑在了他妈妈的怀里。“孩子，妈妈好想你！”老太太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良久、良久。末了，吴锋又扑到了躺在床上的父亲身上，此刻，老太太也走过去依偎在了一起，虽然这是悲怆的一幕，但他们三人在一起才给人感觉是一个完整



的家。

“今天刚回来？”老太太问着儿子，“不，回来好多天了。”吴锋用一双企盼的眼神望着谢道长，小心地回答着。谢道长也能领会吴锋的意思，他是害怕谢道长揭开他那不光彩的事，更刺痛父母原本破碎的心。“回来好多天了，怎么也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怎么回来的？”老太太似乎有所警觉，一连串的质问，压得吴锋喘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我……我……”他吱吱唔唔。说自己是逃回来的？一直过着流浪偷盗的生活？他不敢说，也不能说。毕竟还是谢道长老练，他编了一段善意的谎话：“啊！是这样的，大妹子，吴锋这孩子前几天打听到你们因思念他而病倒就请假回来了，但见你们病得很重，怕你们相见时你们受不了刺激，故而不敢和你们见面，只是常常偷偷地来看望你们。”

“对了，妈妈、爸爸，吃了那些药病好些了吗？”情到深处也忘了一切，吴锋关心地问着。

“药！那些药是你托邻居送来的？不是你姨送来的？哪来的钱？”老太太诧异了，情绪有些激动。“妈，你冷静点，药是我托邻居按处方买好后送来的。”吴锋自知失言了有些紧张。“至于钱……”他又哑然了，一时说不出来。“钱哪儿来？”老太太厉声喝道。“噢，大妹子，这钱是



我们医院里给的，吴锋这孩子这一段时间都在我们院里做零杂活，挣点辛苦钱。”“噢，是这样的。”老太太松了一口气，略带一丝欣慰的笑。“大妹子，吴锋明天就要返回去了，今天只好回来看看你们。”谢道长话锋一转回到了正题上。“什么？明天就走？怎么这么快就要返回，刚一相见就要分离？”几乎在同一时刻吴锋的爸爸、妈妈那份笑意消失了，脸色变得阴沉，同时惊呼着，显得极度地焦躁和不安。也许这话来得太突然，吴锋走的也突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作为思念儿子已久的父母，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儿子盼回来了，却马上又要离去，叫他们怎能安心？谢道长也不忍心这样做，但是吴锋是逃回来的，时间长了小事会引发大事，至于分离是迟早的事，还不如快刀斩乱麻。也让他们各自安心、省心。此刻，吴锋心里也明了，他的眼圈湿润了，但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没让眼泪掉下来，深深地对爸爸、妈妈点了点头，轻声说：“你们以后要多保重啊！我已经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请你们放心吧！”吴锋的爸爸又不吭声了，妈妈哭泣着，他们的心里放不下呀！

“大妹子，小老弟，你们都是知识人，不用我多说，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不妨说两句。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相对而存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生活中处处都



充满着矛盾。吴锋还年轻，意味着很多方面都还不成熟，必须经过锻炼。他独自到甘肃去也是一件好事，这样也是对他最好的锻炼呀！人生应抱随遇而安的态度，事情来了就尽心尽力，事情完了内心就要立即恢复寂静，以保持自己本然的真性。一切随缘，能得自在，放下即得解脱。人不能总是被烦恼扰心，不能老是让琐事缠身，当遇到什么事情时，一定要注意调节自己的心态使之平衡。然处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在世事纷杂中，要看得淡、拿得起、放得下，不要被是非充斥脑际。要不然，何以能享受到恬淡安逸的人生美景。”

谢道长的一席话，使那患难夫妻顿悟开了，他们默默地看着道长，点了点头，然后深情地对吴锋说：“孩子，放心地去吧！这位大伯说得很对，只是我们却跳不出自己所画的圈子啊！”

一切都在这里释融了。吴锋重新踏上了所要走的路，而谢道长却挑起了照顾医治他父母的重担。平时，医院里照顾谢道长的食品、衣物之类，他自己从没享受过，却全部带到了在病中的两位教师家。经谢道长的精心治疗、调养，吴锋的父母很快地康复了。而后来谢道长却说：“人要像水、像镜子那样，水利万物而不留迹，



镜子可鉴形,但却无心。”

就这样他以自己的慈悲济世的善心,一直在诊所无怨无悔地工作到1982年4月,虽经那样特殊的年代,但每当想起,谢道长总是淡淡一笑说:“这是老天的慈念。善有善报!”



重进山门

乌云散尽，“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道教活动也由此逐渐恢复到正常的轨道。武汉长春观重新交由道教界管理使用。经过一场浩劫，殿堂失修，设施毁坏。里面的常住道士都纷纷离去，执着不离的，那些造反派恶作剧，甚至强制让道尼结合。不但严重侵犯剥夺了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而且对人格造成莫大的侮辱。改革开放，欣逢盛世，政治清明，道教界呼唤有素养、组织能力强、能担起重任的道教徒来主持庙务。

享有盛名的谢道长，早已被武汉市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相中。当时他已年近七十，但身体硬朗，精力旺盛。他自己感觉年纪大了，不愿再走上领导岗位。在市宗教部门的再三要求下，谢道长也深感道教人才青黄不接，自己应该尽自己所能多做一点功德，多奉献一



武汉古长春观修复之际,谢道长巡视工地。

点。1982年初,谢道长被武汉市政府宗教部门请回长春观,主持对长春观的维修、建设。谢道长深感当时的政治清明、机遇不易,因而他以全心的精力、满腔热情,亲自指挥道观的维修建设。他在木兰山祈嗣顶当家时曾主持修复、建设过大殿,有丰富的监理经验。因而武汉长春观在他的监理、指挥下,修复非常快。灵官殿、太清殿、七真殿、地步天地、会仙桥……一座座殿堂、石桥,保质保量顺利地验收使用。这快速地促进了武汉道教教务的恢复和开展。他曾说:“我平生做的事不后悔,只觉得凡事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不要有私心和惰性。”



1993年12月14日至15日,湖北省道教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湖北省道教协会。

在国家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谢道长自筹资金,通过他和其他老道长的努力,“文革”中长春观外被占的房产,逐步收回修复。而且他力图自养,先后开办了具有道家特色的素食馆、服务部、蜡烛生产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达到了宫观自养,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尤其是他办的素食馆,既自创了收入,又宣扬了中国悠久的道家传统饮食文化。他提倡“宜素养寿”的素食养生之道。长春观素食选料严格,加工精细,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菜的色、香、味、形都十分讲究,仿形、仿味与所仿者极为神似,如“糖醋素鱼”、“枸杞子炖素



鸡”、“酸辣蹄筋”、“对蚱”、“素牛肉”等，在花样上有的既传神又有深意，如“松鹤延年、八仙上寿、麻姑献寿、四季发财（发菜）、太极豆泥”等。在幽雅、清静的古观中，用餐者的情绪、感受、心灵，相互交流、净化，在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中得到一种感悟升华。长春观的素食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对绿色食品的钟情，也是人们回归自然的永恒主题。谢道长所创的长春观素食馆，为保健、养生，为道教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领域。



越洋传大道

1988年6月，应加拿大安达拉省多伦多市道家太极拳社和多伦多香港蓬莱阁道观分院邀请，受白云观道众之委托。谢宗信道长和闵智亭道长前去宣讲道教哲学和道教丹功知识。这次出访讲学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次道教徒飞越太平洋到加拿大去传播道教文化，为中国道教同加拿大及海外道教界的友好往来开了先河。

他们相继去多伦多市巴弗士街和华埠达士街，蓬莱阁道观，多伦多电视塔参观。在巴弗士街蓬莱阁举行记者招待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招待会上放映了《白云观和它的道士们》录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道长他们以和蔼、友善、谦柔、诚恳的态度，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当天，各报纸和电视台都用醒目标题作了报道。

屋子里的人静静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听着，谢道长正宣讲着《道教丹道知识》、《道教丹道炼养与强身健



体》、《道教的丹道修炼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在座的这些人中有不少高层次的知识分子，都很虔诚。他们之间很多人不懂中文，虽语言不通，但都很亲热、很高兴。在翻译的解说下，他们有的似懂非懂，毕竟他们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太少了，他们认为道教文化博大精深。他们为中国有这样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奇功异能而折服、惊叹。

在返程的航班上，窗外的天是那么的蓝，白云朵朵，好像置身于仙境之中。谢道长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出访能取得较圆满的成功和亲眼目睹华人在国外的情况，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国力日渐强





盛,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不断地扩大、提高。过去,我们海外华人倍受歧视,毫无政治地位。哪有宣扬我们民族道教的可能!现在不同了,华人地位提高了,像多伦多,华人就有当议员、大经理、工程师、大学教授的。这是可喜的变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祖国的强盛,我们道教能在外国布道吗?我们能以中国道教徒的身份去加拿大吗?

谢道长沉思着,他要为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要带领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像蜡烛,即便燃烧到最后,也要放出光和热。



重 任

1992年，春临大地的3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于3月2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代表115人，是历届代表会议代表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盛会。这次盛会是在全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稳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全国道教徒代表共聚一堂，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经过全体代表的充分酝酿，民主选举了中国道协新的领导班子，全体会议代表一致性通过：谢宗信道长为常务副会长，驻会中国道协，主持日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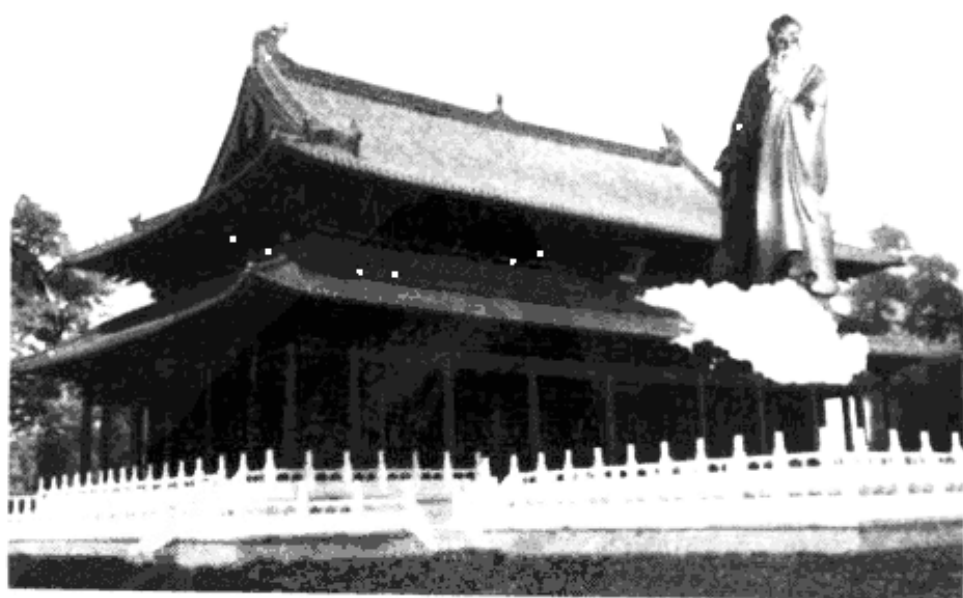
随即调来北京的谢会长当时已是81岁高龄，由于他老人家平时炼养有方，身体还很康健。但从南到北气候总有点不适应，每当他的弟子们为此关心他身体时，他总是说“道法自然”。

谢老的住处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北京白云观东院的一栋三间古色古香的灰瓦房。



北京白云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观，兴建于唐代，原名“天长观”。由于金元之际全真龙门派始祖丘长春真人驻此弘道布教，羽化后又藏蜕此观，白云观遂成道教全真龙门派的十方丛林。就道教教理教义而言，按丛林的要求，全真道士要按严格的挂单程序住观常住管理。住在白云观者，许多均为来自十方的素质相当高的羽士。所以历史上能有幸常住北京白云观，是全真修行人终身的自豪和骄傲。

日常，谢老谦和地主持道协的会务、会议，谦逊地审阅和批签协会的各类教务文稿，平易地与协会同仁推心置腹、求同存异，相处共事。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言行举止，他要以自己为表率，以自己的形象影响



涡阳老子故里天静宫老君殿



谢道长在江西青山太清殿落成庆典上讲话

白云观的同道。只要他走出他的陋室，一定是衣冠齐整。他认为全真道士首先应该有完美的形象：满发大领，海青白袜。处世时，超然物外，有潇洒出尘之志，修持中怀博大济世之常心。除此之外，他经常讲要与社会相适应，他总是鼓励他的弟子及道友学外语、电脑等新知识、新事物。

繁忙的教务之中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已过八十多岁的年纪了，经常不怕颠簸、劳累，经常深入到下面宫观调研、视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处处都留下他稳健的足迹。

繁忙的教务中，他带着悲愿慈心，几乎走遍国内的每个角落，唤起有志之士的共鸣。一座座新修的道



观：江西瑞昌城隍庙、青山太清宫、安徽涡阳天静宫，在他的引资、海外道教同仁的捐助下，又经老人家的指挥修建，都已重现昔日的风采。

他也曾多次应海外道教界的邀请前往参访、讲学或参加会议。所到之处，谢老那满腹的经纶、博大的胸怀、醒世的谈吐、飘逸的神颜，为众人所敬仰、崇拜，疑为中国的“神仙下凡”。英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地区到处都留有谢老参访的“仙踪”。



谢老和香港德士活有限公司香港
谭兆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合影

关于道教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谢老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他认为当务之急，道教应培养高素质的、较全面的人才。谢老常常对道众及其弟子们说：“虽然你们出家了，也要有所为。要‘为学日益，为道



日损’。”他对那些爱学习的道友、弟子非常的喜欢。他老人家省吃俭用,拿出钱来供他们学习,有的甚至被送到高等院校深造。他不赞成有些人的看法: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他们,待到羽毛丰满了、翅膀硬了,就要飞了,跳“龙门”了,那不是白白培养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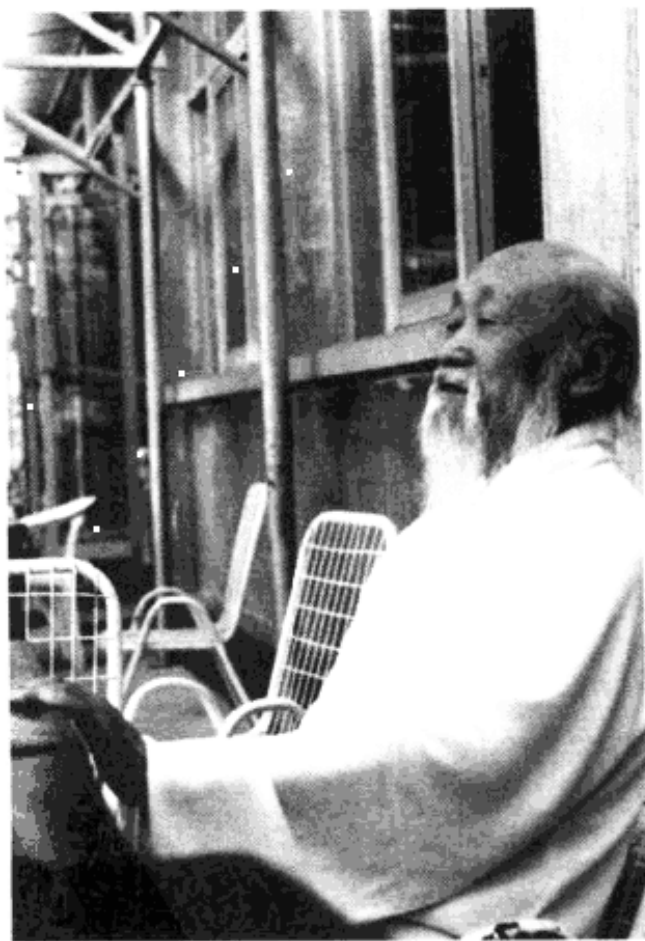
谢老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你今天留也好、明天走也罢,顺其自然。人毕竟是社会的人,无论你到哪,终归是社会的一员,跳不出三界外。若学好了,在教是教内的人才,在社会上则是社会的人才,也算是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在谢老的视觉里,道教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今后要更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提高其信仰层次,引导其文化、伦理哲学趋向,探索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他觉得正一派加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正一派道士散居社会者居多,所以散居正一派道士要甄别真伪,规范科仪,提高素质,依法管理。在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和道教组织教务指导、协调下开展活动。至于全真道则既是要求外在的形象,更提倡内在的修持。要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相适应,并提倡多办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实体,充分搞好自养,为发展道教事业服务。



崇高风范

1998年，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召开前，道教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长期以来为道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谢老主动提出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再作为新一届领导成员的人选，这一圣举，体现了中国道教协会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风范。与会代表对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质表示由衷地赞赏和敬佩。又一致推举谢老为中国道教协会顾问。而且，





李瑞环、王兆国等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谢老，对他的丰功伟绩、崇高风范表示赞赏、敬意。谢老觉得自己的年龄大了，深感力不从心，他认为这是自然规律。道教事业的不断兴旺和发达，寄希望新的一届年轻的领导班子，这是历史的需要。

谢老从领导岗位退下后，道出朴实无华言语：我退下来后，有更多的时间去修身养性，使生命得到延长，这样一来，反倒可以为道教多做几年工作，多做一点功德。今后我要根据党和政府对道教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协助新的领导班子搞好道教工作，只要是应该做的、能够做的，我尽量去做。听完这谦和的言语，无不令我们感动和肃然起敬。谢老可谓生命不息、信仰不止，尚有余力，全然奉出。其道德风范，世人传扬。我们衷心祝他老人家，福寿康宁，道气常存，为道教的事业再添辉煌。



重光律法折洗玄教

千禧龙年，岁在庚辰，孟冬望旦，黄道吉日，天清气朗，景云呈瑞。祖庭白云观，张灯结彩，步虚声长，烟霞云集，喜气洋洋，隆重举行方丈升座大典。应邀参加庆典活动的海内外来宾约八百多人。主持盛典的有：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副会长张继禹、黄信阳、丁常云、唐诚清、黄至安、王光德、刘怀元，秘书长袁炳栋。应邀前来观礼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朱晓明，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伊德尔，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蒋坚永，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局长李唯一，北京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沈仁道，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赵书，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中国佛



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振贵，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洛桑·赤耐，香港道教联合会代主席吴耀东，香港蓬瀛仙馆理事长黎显华，香港青松观董事局主席张锦鸿、香港圆玄学院副主席陈国操、邓锦雄，香港善真堂总理周铭、香港青松黄大仙学会会长周兆志，香港谭兆基金会董事钟锦荣，香港嘉浩集团董事长许智明，澳门信善坛二分坛坛主郑扬立，台湾中华道教总理事会理事长郑逢时、名誉理事长高忠信、秘书长张桢、副理事长杜秋雄，台湾三清总庙主任委员陈进富，台湾文化三清宫宫主黄胜得，台湾高雄文化院院长蔡文，台湾灵宝法师协会理事长卢昆永以及来自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地区和国家道教界同仁和朋友们。安徽、湖北等省市的宗教局领导，以及全国各地地方道协和宫观代表也参加了庆典活动。河北省道协、武汉长春观、苏州玄妙观、山西绵山，香港蓬瀛仙馆等五个经乐团还分别为庆典活动举行了隆重的祈祥法会。

上午八点，来自海内外的诸山道长和各界朋友，依仪恭迎谢方丈升座。经乐师、八大执事和白云观全体道众衣冠整齐，列队恭迎谢方丈入观。九十高龄的谢老鹤



发童颜，神采奕奕，仙风道骨，天人仪表，在棣星外，由关门弟子、安徽涡阳老故里天静宫住持李诚明道长帮助穿上象征方丈威仪的紫色道衣，在白云观监院李宇林道长引导下徐步走入白云观，顿时大众稽首，彩旗飘舞，管弦齐奏，祥云下映。随即又在李宇林监院引导、经乐师八大执事护持下，在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声中，依次进入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四御殿等各祠奉的群仙众圣，敬祈祖师保佑国泰民安、道法兴隆。之后，在西客堂举行升座仪式，接受众弟子礼拜。当天晚下，中国道教协会和北京白云观还联合举办了道教音乐会，在古典、悠扬的道教管弦乐中，道友们额手相庆、欢呼。敬爱的谢老终于登上了人天教主宝座。他再一次向祖师祝祷国运昌盛，教法绵延。他的两眼望向了无尽的天际。



润笔着墨勉后生 正心清静养天年

谢老已过 90 大寿,精神仍很饱满,甚是乐观。谢老一生未婚,肾气充足,故听力极好,视力也正常。令人称奇的是他那双眼睛,一只是远视,一只是近视。他看书时从不戴眼镜,而且离书一尺多远。谈到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眼睛还这么好时,他老人家总是风趣地说:“这得感谢祖师爷啊!赐给我一双好眼睛。我年轻的时候啊!用远视,年纪大了呢?就用近视了。一直到老让我都能看清世间之事物!”

谢老那陋室里,他总爱坐在那圆桌旁,悉心静坐,养精蓄锐。他调气时不同于其他(她)炼养者五心朝上(一双手心、两脚心及百会),而是双手掐子午穴,两脚交叉自然而坐,达到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无守有的自然状态。几十年如一日,中午休息谢老从没躺在床上,或趴在桌子上睡过,而是就地坐着,闭目静养。

平时,来拜访谢老的人很多。有的是来求医的,有



的是来求大道的，还有的是来求墨宝的，也有一部分是专程来看望他老人家的。谢老都谦和地一一应酬。尤其是那些索求墨宝的后生们，更是络绎不绝。谢老有空了，精神好的时候，就展纸润笔，凝神运气，挥毫起来。他挥洒翰墨之际，其心与道俱，知与神通。且字质朴浑成、恍惚有象。而求者，则是细细地看，慢慢地品味。时间长了，其弟子们便要在旁边提醒：“师父，注意身体，休息一会儿吧！”而谢老却摇摇头。润笔的境界、感觉及社会效应，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最清楚：以笔墨作媒介可沟通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感染；展示书家的内心世界，对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笔墨的气韵，章法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力求在笔墨之间超脱度化他人，涵养正气，陶冶情操。启



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使之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对自己来说，胸中的造化可吐露于笔端。可以涤除烦恼、破解孤闷、释融躁心。这样可以乐志，可以养身。在运笔之际，神、气、形兼备。须先养神蓄精，然后凝神运气，挥洒翰墨。这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亦动亦静，三者高度结合、统一，和谐地调整人体生理机能，祛疾延年。



道德含明玄元满乾坤

天气晴朗的时候，谢老也爱神游于山水之间。在山水间，也是回归到自然中去了，山水之间不仅有“江山如此多娇”的享受，而且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提供给人更充足的氧气。谢老神游时或步行、或登山、或观景，



都是那么地从容。走一走、停一停、歇一歇、坐一坐，适可而止。老人家说，只有这样才益于养生。



养生拾遗

生死存亡、得失宠辱，人生之常

谢老认为，人的生死存亡乃人生之常，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是自然规律，万物都是有气数的，时光也是无法定止。一切事物都有生长、充盈、空虚消灭的过程，有始必有终，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看透了这道理，才能超越生死观，摆脱怕死的苦恼。如果一个人贪生怕死，小病大养，有病乱投医，有的甚至杞人忧天、郁郁寡欢，这对身体绝对没好处。凡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安贫乐道、无私无欲的人，不求长寿，自然长寿。也就是老子《道德经》上所云：“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因此，一个善于养生的人，也要善于对待生死，把死亡看作是人的自然归宿。

得失、宠辱也是人之常情。不要因为能得到它就惊喜万分，失去的时候就悲愤交加。这些都能使人的心理失去平衡，身心受损。



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就要像道教的太极图，在矛盾和对立中去求平衡和统一。要知道，事物的运行和发展就是对立统一的。老子《道德经》所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意是说灾祸或挫折也许正是幸福和顺利的开端，在幸福和顺利的时候，说不定正暗伏着灾祸与挫折。因而为人要得失宠辱胸怀若谷，要注意控制个人情绪，不为悲喜之事动容，不为不快之事发怒，始终保持乐观、平稳的心态和坦荡的胸襟。这样生死之苦，宠辱之忧，荡然无存，长乐长寿。

欲求长生，当持善心

一个欲求长生的人，必然要有一颗善心，不做损人利己的亏心事。不迷失自我，心中自然就会坦坦荡荡，无忧无虑。而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整天打个人小算盘、绞尽脑汁、算计别人，最后还要提防别人来算计他。整天提心吊胆，时时处于紧张之中，就会导致脉搏加快、呼吸急促、血压上升、血糖增多，使各种器官的新陈代谢发生混乱，失去协调，同时促使体内不断分泌出有害于身体健康的物质。这样的人能长寿吗？做事于心无愧，就心安理得。那些做善事的人，为善最乐，心情舒



畅。有无限的精神支柱与寄托,快乐无比,身心健康。

大德者长寿。

饮食有节 营养平衡

谈到饮食,谢老在这方面很随意,一日三餐,都是较清淡的,简单的素食。他说饮食与人的身体健康尤为重要。饮食适宜有利身体,饮食失节则有损健康、引来疾病。道祖《道德经》上云“五味令人口爽”,是提醒我们贪图美味、食之无法就有损身体,多食味咸的,则脉凝注而变色;多食味苦的,则令人皮槁而毛拔;多食味辛的,则令人脉急而爪枯;多食味酸的,则令肉胝而唇揭;多食味甘的,则令人骨痛而发落。

谢老自己的饮食规律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但对体力劳动为主的人,他认为则不能故意限食,他说体力劳动强的人,消耗大,人体所需摄取的能量也大,消化力强。要适当地吃饱、吃好,才有利于健康长寿。

谢老认为年少时,单纯吃素、不吃荤,会造成人体所需的蛋白质、脂肪和各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的不足,对健康长寿也不利,因而要以素食为主,荤食适宜,要



有阶段性。谢老吃素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后自然不能沾腥荤之味。谢老提倡年轻人能适应腥荤的可适宜食之,反腥荤的自然食素,不要强求。但老年人最好单纯吃素,因老年人身体渐衰,各脏腑功能也就减退。从医学方面来论,鱼生火、鸡生风、肉生痰,如老年人食之过多就会引起中风、冠心病、高血压之症。

一般人认为道教的斋食,是从宗教信仰、人道方面考虑。认为出家之人持慈悲心,不杀生。殊不知一切众生都是有生命的,就包括素食里面的粮食、蔬菜、瓜果,都能顺其自然的生长。一切有情众生都有灵性,通过自身的修炼都能得道。道教戒杀生,只是警示人不要妄杀生命,要珍惜保护生命。

斋食更利于养生。从自身修持来说,斋食能调整人们一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产生性情、人体机能上的改变和净化,进而达到养生、延年、益寿。从道教的养生功“坐功”来说,就不能食肉食之类。盖腥荤属沉浊之气,食之必使先天之气粗而难伏,应持素食止绝臭秽,体精清肠,以养真气。道教“坐功”意即吐纳炼养。吐纳者意即吐出浊气、纳入人体所需之清气,保住先天元气,气足则百病可除,固住生命之本,达到长寿之目的,然腥荤属沉浊之气的根源,食荤不但没除秽、清肠,反而会



增添吐纳的负担。

从健康方面来说，如果人吃下的很多肉食在肠中久留，便会产生毒素，给具有解毒功能的肝脏增加肾脏的负担，破坏肾功能。而且这些毒素会导致结肠癌的发生，同时，由于肉类缺乏纤维素及纤维质，而缺乏纤维质容易造成便秘，便秘会导致大肠癌和痔疮。肉类中的胆固醇及饱和脂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另外动物在被杀的时候，由于极度的惊恐、憎恨，会使他们的身体上产生大量的有毒激素留在肉内，人吃了以后，就会受其毒害，而素食中的食物纤维能促进肠的活动，清洁肠胃。可预防各种成人病和肠癌，另外有降低胆固醇、抗癌、预防肥胖及糖尿病的功能。

忌烟、少酒，适品茶

每天清晨，谢老梳洗完毕，首先就是泡一杯茶。他认为茶好处多。

茶叶主要成分是茶素、单宁、蛋白质、氨基酸、糖类、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和叶绿素等。饮茶可使中枢神经兴奋，消除疲劳，还能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强心利尿之功效。茶叶中所含有路丁活性的“茶丹宁”，能



加强毛细血管壁韧性,维持毛细血管的正常渗透性,防止坏血病,并能调节甲状腺的功能。茶中的挥发油和鞣酸,有帮助消化的功能。此外,医疗上可用浓茶治痢疾,用陈细茶去铅毒,起到解毒、杀菌等作用。由于茶中含有微量元素氟,对防龋齿、老年骨质疏松也有帮助。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是体外补充维生素的来源之一。

然而,谢老认为饮茶也得适度为宜。若过多饮用,会使体内水分增多,增加心肾负担。多饮浓茶还会出现过度兴奋、心跳加快、尿频失眠等症状,所以失眠和高血压患者不宜饮浓茶。尤其是老人,应以清淡为宜,身体过虚弱,不宜饮或少饮为宜,不要饮冷茶,特别是空腹饮冷茶,易伤脾胃。

关于烟,谢老从没吸过,他认为吸烟者不但伤残自己,还贻害他人,而且对环境也造成很大的污染,危害人的健康。烟的化学成分中有尼古丁、焦油、氨基酸等多种有毒物质,点燃之后,会形成大量烟草雾,含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尼古丁对消化道的的影响很大,可使肠道和分泌功能发生障碍而导致溃疡病,使消化功能减退,还可使肝细胞需氧量增加,烟的气体刺激可以引起咽喉、气管、支气管等器官慢性炎症,最后导致支气管扩张,肺病等。长期吸烟还会引起一氧化碳中毒,引起肾



上腺分泌过多,使血压上升,血胆固醇升高,妨碍血红蛋白与氧的合成,大大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忌烟,有益健康。

关于酒,谢老是滴酒不沾。他说并非不饮,而是触酒即过敏。他认为,酒少饮,和血行气,壮神御寒。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行气,易人本性。

谢老说,酒虽然是粮食、水果等酿造而成的,但其主要部分是酒精。长期大量的饮酒,也可能引起慢性酒精中毒。而啤酒、葡萄酒含有氨基酸、维生素、葡萄糖等,适量饮用,对身体也有益。

化 性 谈

人要想身体健康,长生久视,也重在养心、化性。

对世间万事万物都要看通,超然物外。凡事要忍耐为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不冲动、不生气、不发怒,切莫不分是和是非,无端生事。有理可慢慢讲,不能恶语伤人。暂受委屈时不要争辩,要谦柔,要相信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为人处世要有容人量,要虚怀若谷,相互谅解。人要能吃眼前亏,不要逞强。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要心性圆明。能忍自安常愉快，逍遥快活似神仙。

人越是好强、怨人，心里就越难过，这样不是招祸，就是生病，人若能静思了悟，找着自己的不足，自然不怨别人了。如太上老子所言：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有人惹你，你别生气，若是生气，气往下行变成寒。有事逼你呢？你别着急，火往上行变成热。阴阳失调，寒热都会伤人。

喜欢顶撞别人的，不服人，好生怨气。然怒气伤肝，伤肝会使人头昏眼花、两臂麻木、胸膈不舒、耳鸣牙痛。

如果人性急躁、爱争理、喜虚荣，这种人喜欢憎恨



别人。然而呢？憎恨别人会导致自己伤心、失眠、癫狂、音哑，生疔疮。

一个人他自己蠢笨蛮横，又疑心重，这种人反而喜欢怨人。怨人的人反倒自己伤脾，就会出现膨闷胀饱，腹痛吐泻、虚弱气短的症状。

而那残忍嫉妒、虚伪好辩的人。他本人辱，还好恼人，好恼人的人伤肺，就会气喘咳嗽、肺癆咯血。

那些愚鲁迟钝的人多忧多虑、好烦人，烦人伤肾，便遭腰腿病痛、遗精阳痿的折磨。

因而人只要心性圆明、炼好性，命也就可长保了，然而重要的是性命双修，才会使人身体健康。



附 录

在中国道教协会成立 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谢宗信

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今年，广大道教徒又迎来了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列强侵略和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战，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取得了辉煌业绩。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十分



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留念

令人鼓舞的变化,一个持续繁荣发展、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已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新中国的成立,为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生,也为中国道教走进新时代,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就是这一新篇章的显著标志。中国道协四十年的发展,成绩卓著,使中国道教由式微走向了健康发展的振兴大道。回顾和总结中国道教协会的四十年,对进一步做好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道协的成立与四十年回顾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在半个世纪前,不



少道教界人士就曾为筹组成立一个全国性道教组织，以团结全国道教徒共同振兴道教而努力，但终因时事不济而未能告成。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大团结，也为中国道教徒的爱国大团结带来了极好的条件和机遇。1956年夏，由沈阳太清官方丈岳崇岱等23位道教人士发起，联络全国道教徒，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得到了道教界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1957年3月全国政协第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岳崇岱被作为特邀委员参加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人民日报》于3月14日第一版刊载了岳崇岱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道教徒应热爱新中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主张。1957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道教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庄严宣告，我们的宗旨是：“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挥道教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参加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议闭幕后，全体人员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年来，除“文化大革命”这



一特殊时期,道协被迫停止活动外,中国道教协会作为全国性道教徒的爱国宗教组织,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广大道教徒,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道教徒的合法权益,开展正常的道教活动,继承与发挥道教优良传统,在开展教务、道教文化研究、道教人才培养,发展同海外道教徒的联系与友好往来等方面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全国道教各宫观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法律、法规及政策教育,道教徒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得到不断提高。首先,道教界废除了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推动各地宫观建立了民主管理规制,鼓励道教徒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同时帮助和教育道友们爱国守法,同反动会道门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划清界限。鼓励各地道教徒通过自身的条件及力所能及的方式,参加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五、六十年代,全国就涌现了不少先进生产单位和先进个人。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道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



性。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从全国各宫观评选出来的先进集体53个、先进个人159人。他们在管理和维修宫观，保护国家文物古迹，植树护林，保护生态环境，参加农业生产，为群众施医送药，开办社会服务事业，整理道教文化，培养道教人才，助残赈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各级政府表扬和社会的好评。（二）中国道协作为道教徒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大力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道教界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道协每年都派出调查组，调查各地落实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地方有关部门反映，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1981年，中国道协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了开放21座全国重点宫观的意见，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中国道教协会于1989年恢复了中断五十余年的全真派受戒仪典，由全国各名山宫观举荐的75名全真道士，在北京白云观参加了为期20天的传戒盛典，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又举行了第二次传戒活动。1991年7月，中国道教协会又恢复中断已久



的正一派授箬制度,同年10月首先在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台湾及海外道教徒举行了授箬传度醮仪。1995年12月,又正式在江西龙虎山天师府隆重举行正一派道士授箬传度醮仪。传戒、授箬的恢复为完善道教仪轨起了积极作用,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为了加强道教宫观的自身建设,中国道协于1986年第四届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道教宫观管理办法》,还多次开会研究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问题,并于1992年第五届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转了这个《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145号令颁布后,中国道协积极协助政府对道教宫观及地方道教协会进行了依法登记工作。全国道教宫观的正常宗教活动,道教徒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人们的尊重。据调查,截止1996年,全国已有道教宫观共计1500余处,正一、全真乾坤道士25000余人,还有一定数量的散居正一派道士。至今全国已先后成立了各级地方道协约133个。中国的道教事业,正在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三) 发展道教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弘传道教的人才。在1961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道教代表会议上,制定了《培养道教知识分子计划大纲》。作出了创办



“道教徒进修班的决定。在 1962 年 9 月正式举办了第一期“道教徒进修班”。1979 年中国道教协会恢复工作后，针对当时各地宫观陆续开放、管理人才匮乏的情况，决定举办“道教知识专修班”，先后开办了 5 期，共培养中青年乾坤道士 206 人。这些学员除少数留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学院工作外，多数学员回到地方，担负了宫观管理工作，有的已成为各级道协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1990 年 5 月，中国道教学院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标志着道教培养人才的方式走上了正规的道路，从招生、教学、管理都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中国道教学院成立以来，先后招收了三期专修班，一期进修班。初步编写了一批教材，健全了规章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表扬。

（四）继承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开展道教学术研究。道教有着精深的哲理和丰富的内涵，同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近百年来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将研究道教思想、发掘祖国文化遗产作为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 60 年代初，中国道协第二届会长陈撄宁先生就提出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性，他的建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



持。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了研究室,以编写《中国道教史》为中心工作,先后编写了《道藏分类目录新编》、《道教知识类编初集》等,并出版发行了《道协会刊》。“文革”后,中国道协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7年《道协会刊》改版为《中国道教》季刊,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协会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了《道教大辞典》、《道教文化丛书》等三十多种道教书籍。1989年,经国务院宗教局批准,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

(五)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往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教协会先后接待了来自港、澳、台及海外的同道和友好人士约4万人次。中国道协也组团出访香港、台湾等地道教宫观,应邀到访了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日本等国家,1993年,中国道协还与香港青松观、台北指南宫共同举办了“罗天大醮”,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并将法事收入100万元捐献给“希望工程”。香港道教界还多次捐资帮助内地贫困宫观维修庙宇以及办学培养人才。通过这些活动与港台地区及海外道教界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四十年对于古老的道教只是一瞬间,但是这四十



年中，我国道教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四十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和今天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生动体现；中国道教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自觉地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坚持爱国宗旨，更好地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总结四十年来中国道教协会走过的工作历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团结与教育全国道教徒，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而努力奋斗。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也应更上一层楼，迎接更美好的前景。

第一，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和教育全国



道教徒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中国道教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爱国,就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为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服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道教界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大”会议精神,联系道教的实际,不断提高全体道教徒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二,要把法制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来抓,加强全体道教徒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前年,国务院颁布了两个宗教法规。中国道教协会要协助政府做好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教育广大道教徒增强法制意识,学习法律,做到遵纪守法,成为知法守法的好公民。要通过学法知法、守法,坚决反对一切违法活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道教的活动,要以法律为依据,维护道教界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大力加强道教的自身建设。随着道教事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强道教自身建设,提高素养,显



得更加重要。中国道教协会今后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引导全国各地道协组织和宫观搞好自身建设上来。搞好自身建设,首先要抓好自我管理的机制,健全与建立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道教管理体制与具体规戒制度,切实把道教事业办好,其次是大力提高现有道教徒的素质,振兴道风。培养出一支跨世纪的中青年道侣,关心他们的成长,让他们在一定的岗位上得到锻炼。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懂道教知识、遵纪守法的新一代道教徒。

第四,要进一步深入地挖掘道教文化的优良内涵,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要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上下工夫。集中力量完成《中华道藏》的校点工作。进一步办好《中国道教》杂志,使其成为团结教育全国道教徒的重要园地,成为宣传我国道教活动与宗教政策的对外窗口。要更好地发挥道教文化研究所的作用,广泛联系海内外从事道教与有志于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丰富我国的文化宝库,探讨道教发展的轨迹,发扬道教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第五,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内地道教界



与港台地区道教界的往来与交流。香港胜利回归祖国，洗雪百年国耻，为祖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在严格遵照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三互原则基础上与香港道教界进一步增进交往。要加强与台湾道教界的友好联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要积极开展道教对外友好交流，广交朋友，让世人更多地了解道教，了解中国。

中国道协过去的四十年是不平凡的四十年，展望未来，中国道协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中国的道教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世界和平和一切正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在宗教界学习“十五大”精神
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谢宗信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跨世纪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选举产



生了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令人信心百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

党的“十五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是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历史性大会,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大会。在世纪之交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幸经历这样一个盛会,令人豪情满怀,精神振奋,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江泽民总书记所做的报告,高瞻远瞩,气势恢弘,总揽全局,振奋人心。百年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的回顾和下个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前景展望,让我们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先辈更加怀念和敬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们国家在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使我们对下个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充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报告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真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国情,进一步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科学地论断,对跨世纪的伟大事业做出了战略部署,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当前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作出了新的概括、新的结论，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指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行动纲领。

道教界也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五大”精神，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当然也应包括我们广大道教徒，再则，我们道教事业的发展道路，就是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只有认真学习，提高认识，深刻体会“十五大”精神，才能做到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为指导，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江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还明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这句话写进了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性的报告中，体现了党中央对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高度重视，我们作为一个道教徒也深受鼓舞。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就是要把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与道教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下，认真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紧密



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道法自然”

中国道协理事 谢宗信

公元前十世纪，老子在《道德经·象元第二十五》中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道”是混沌未分的原始物质，它产生于天地之前，永远运动着，为万物的本原（为天下母）。道本无名，且难于用言词来表达，姑名之为“道”而已。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自根





自本,无所取法,因此说“法自然”。人能法自然,则“大宇宙”(自然)和“小宇宙”(人)浑然一体,物我无间了。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由此可见,“道”即现在人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诚如《景岳全书》中指出:“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有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辅相成。”所以“道”不可须臾离之。

古语曰:“民以食为天”。离“道”则如人离饮食,其必自绝。可见,吃是生命活动的表现,吃是健康长寿的保证。“安谷则昌,绝谷则危”,只有足食,才能乐业。“安民之本,必资于食”,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谈得上事业上的成就和贡献。因此,饮食对于人体来说,十分重要。它是供给机体营养物质的源泉,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保证生命生存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同世上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产物,皆因得道而生。“道生之,德畜之”,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了人类不能脱离大自然而单独生活,要随时适应四时生长收藏的运动变化规律,保持机体内外的协调,才能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才可“尽终其天年,度



百岁乃去”。（见《素问·上古天真论》）

何谓道、德？“道”使万物产生，“德”使万物繁殖。万物得气而有形体，形体生生不息，万物的生长发育因而能够完成。因此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贵重“德”的。“道”被尊崇，“德”被贵重，并非它们发号施令，而是遵循自然罢了。所以，“道”使万物产生，“德”使万物繁殖，使万物生长、发育，使万物结果、成熟，对万物爱养、保护。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为德而不望报，长育而不宰制，这是最深远微妙的“德”。

有道之人，知道养生的道理，取法于阴阳变化的规律，来调养精气，在日常生活中饮食有定量，起居有常规，精力不作过度的消耗，所以身体能够保持健康，精神都很饱满，能够长寿。而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饮酒无度，醉后入房，纵欲无节，而使精液枯竭，真气耗散。这是由于他们不知道保持精气的充足，不知适当调节脑力的使用，只追求一时的快意，并且作息没有规律，所以到五十岁就显得衰老了。

人类认识和遵循自然之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识道、循道，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也只有认识宇宙，把握宇宙，才能使人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使人性还于至善至美之境地（即还于人之本性亦即天



性)。人只有认识真正的自我，才能宏扬自己的“天性”。因为人的天性是与自然相应，只有见到了自己的天性(即明性)，人才能真正认识和了解大自然，甚至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一个真实而无半点虚伪的人(即真人)，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缩影，其行无不正，坐无不端，无时无刻不在尽现着大自然的风采。

如果我们从道的境界来看待人与世上的万事万物，就会看到除了人的主观意识外，人与万事万物并无本质差别(包括先天无生命的东西)。此种境界即“无物无我，物我两忘”之境。世上万事万物都产生于“先天虚无真一炁”，即存在并充满于大自然的先天精微之气中，它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也是唯一的元素。张紫阳真人在《悟真篇》中指出，“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其义是指阴精、阳气原从一物状态中分为二物。二物返本还原，再合而为一，结成金丹，能妙应万变。这种演变，符合《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述。儒家学派也有“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的观点。由此可见，他们都认为万物之生，皆须经过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氤氲交感过



程。因此，从“先天真一炁”这一基本元素来看待世上万事万物，则万事万物皆为“同素异体”，本质上并无差别。比如房子，在形式上可谓千姿百态，价值上也有高低之分，但就其构成“元素”来看，它们都是由砖瓦砌成，在这一点是完全相同。所以说人从本质即基本构成元素——“先天真一炁”来看，同万事万物哪怕无生命的东西都是一样，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自然规律。万物有形为小，无形为大，有形皆从无形中来。自然无形，道亦无形，所以人及大千世界的有形万物皆从自然中来，故而说大自然无愧为人及万物的生身母亲，是人和万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是由于他有知“道”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非任何人都能显现发挥出来，只有通过修身养性，返观自照，拨开“七情六欲”的障眼云雾，这种本能得以显现，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即识道），进而合道，达到“法于阴阳，合于数术”的境地。实际上在许多人看来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的人体特异功能及周易八卦之术等，其依据也尽在其中，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若是超自然，那只能说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人们所理解的“自然”概念太小，而真正大自然是旷达无边，浩渺深邃。尤其



是西方国家对此也深有同感，认为：在我们周围存在着超感官知觉（ESP）的人，这是除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以外，尚存在一种对环境中电磁场的感觉。通过这种感觉可以传递和接受信息，从而出现通常被认为难以解释的行为。

宇宙辐射波充满整个宇宙，蕴涵着远远超过我们意识（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所及，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正是它教给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故称之“超意识”。

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皆可“有波”，并永无休止地作细微的辐射，即每一个人的意识或心灵深处的动作；而用肉眼又看不见的“波”，一旦和我们的意识波与想知道某物体所发射出来的波吻合（谐振），我们就能很自然地知道某物体是什么，或隐藏在何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透视”等特殊功能。

但是，对于既不可能等待偶然机会的到来，又不是苦行者或冥想家，而是普通人，连波、谐振与否都全然无知，又谈何直接接受宇宙的信息呢？因此欲要人人把握住超感官知觉，那就得另辟蹊径。国外创造了一种利用外物来接受宇宙信息的巧妙方法——摆锤法。即利用摆锤来放大前面所提到过的微弱宇宙波，



从而为我们人的双眼所察觉，通过观察摆锤的运动而得到我们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国外用此法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探矿，发现油田、寻找失踪者等，其效益是惊人的。由此可见，大自然里确有我们所需的一切（包括智慧和力量）。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对此均有同感。东方的自然观认为人只要能超凡脱俗，真正溶入大自然的怀抱，达到与大自然同体的境界（即天人合一），那么所有一切不可能都有可能从幻想变为现实，这是一条沟通“无”与“有”两个世界的道路。当然要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要学会走这条道路更是困难的。在“无”与“有”两个世界中，“有”为小，“无”为大，“无”为本，“有”为末。“无”的世界是清一精纯的，而“有”的世界却是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就求“道”而言，“天人合一”还不是最高境界，那么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只有炼尽全身之阴气，还于纯阳之体。只有纯阳之真火炼养肉身，还于虚无，此方为修道之最高境界。亦即古人之得道成仙之境界。

世上万事万物，无论是看到的或看不到的皆出自自然，如果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能珍惜自然之母赋予我们的智慧，去认识自然之本来面目，那么，我们人类定会更加兴旺昌盛，成为更加高级的宇宙生命，唯有这



样,我们才会前途无量,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母亲——伟大而永恒的大自然。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曾对我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养生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对各方面仍有作用。正因如此,人民群众对宗教活动是十分信仰的。最近通过初步调查的数据可证实这一点。

1988年12月上旬至89年1月上旬,在成都市青羊宫对信教群众的基本情况作了初步调查,从调查数据表明,在信仰道教的人中,75%的人的父母都信教,58%的人的兄弟姐妹或子女都信教。90%以上的人都没有因为信教而遭到家里人的反对。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两点:

1. 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人们都是自觉自愿地参加宗教活动。

2. 道教信徒的家庭关系是稳定与和睦的。